

中華首先致命

真福方濟名嘉彼來略傳

著	編	鐸	司	聲	金	士	博	學	神
譯	合	明			多				萬
		鐸			百				張

福建聖若瑟神哲學院

中華首先致命

真福方濟各嘉彼來略傳

著編	鐸司聲	金士博學神
譯合	明鐸	多百萬張

福建聖若瑟神哲學院

P. Quintin Ma. Garcia, O.P.,
S. Theol. Doct.

SINARUM PROTOMARTYR

BEATUS FRANCISCUS DE CAPILLAS, O.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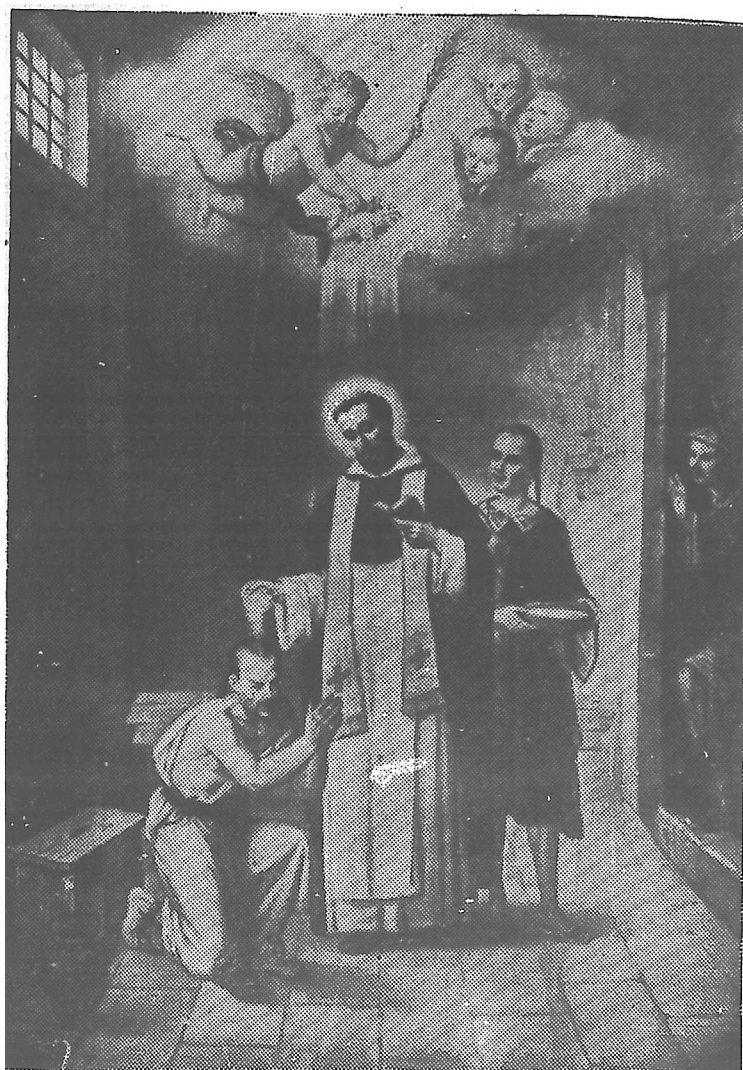
Eius

V I T A

Lic. Ordinis.
NIHIL OBSTAT.
fr. B. Castano, O.P.,
J. Can. Doct.
et.
fr. V. Gunther, O.P.,
Prof. Sem. Reg.
IMPRIMI POTEST.
Foochow, 27 Septembris, 1917.
fr. H. M. Albers, O.P.
Vic. Gen. Mag. Ord.

Lic. Ordinarii.
NIHIL OBSTAT.
fr. C. Espeso, O.P.,
Cens. Del.
IMPRIMATUR.
Foochow, 27 Septembris, 1917
+fr. T. Labrador, O.P.
Archiep. Fuceuv.

St. Joseph's Regional Seminary,
Foochow, Fukien, China



真 福 嘉 彼 來 為 我 等 祈

欣逢教統成立

敬將此書獻與

首任國籍紅衣主教田公耕莘

暨全國衆總主教及主教

PRIMO

SINARUM PURPURATO PATRI

EMINENTISSIMO

D. D.

THOMAE Card. TIEN.

CUNCTISQUE

ARCHIEPISCOPIS ET EPISCOPIS,

IN INSTITUTIONE

ECCLESIASTICAE IN SINIS HIERARCHIAE.

AB AUCTORE HUMILLIME

DICATUM.

目次

作者序	見1面
例言	見5面
第一章 童年和求學時代	見一面
第二章 傳教聖召	見七面
第三章 司鐸德表	見十一面
第四章 走向中國	見二十七面
第五章 中國傳教	見三十一面
第六章 童貞之花	見三十七面
第七章 教難	見六十五面
第八章 被捕與審問	見七十三面
第九章 嚴刑拷問	見八十三面

第十章	監獄生活	見九十五面
第十一章	致命升天	見一〇五面
第十二章	遺骸	見一一一面
第十三章	榮光	見一一七面
譯名合璧		見一二三面

作者序

中華首任樞機、田公耕莘，在從羅馬聖京返國，過訪北美途中，曾接得斯堪地那維亞神父 Rev. T. M. Sparks, O.P. 一信，討論如何紀念中華首先致命、真福嘉彼來神父之三百週年。田樞機接信後，曾以懇摯的熱忱，酬以簡短之答覆，自敘對此真福早邀封聖之殷切期望，願因其在天轉達，中華異教人民得早日歸化。今將田樞機的覆函，逐譯數行如后：

「余以衷誠感激之忱，書此片楮，敬覆道席所提、真福嘉彼來神父、中華首先致命之三百週年紀念事。余確告道席者，卽此可愛之道明會士的封聖，實爲身心意念中，最堪掛懷者。余曾禱上主，今後仍將常求不輟，務期此事早日實現！今日中華聖教，亟需真福嘉彼來神父晉膺聖人尊榮，庶藉此偉大道明會士、在天之轉達，以獲中華億兆異教人民之皈依也！」

田樞機表示此誠切盼望時，亦卽西班牙、發起真福嘉彼來封聖運動會團，以努力從事封聖運動之時，所以我們敢以極大希望，於最近之將來，可用聖人的盛禮，恭敬今日的真福嘉



彼來神父！今爲慶祝真福致命後三百週年盛典，並響應及促進他早日封聖的運動，作者不自量力，敢盡棉薄，編輯這本小冊，略給國人介紹，吾中華首先致命者的生平，使國人對本國偉大的致命先烈，有一梗概之認識！

這本小冊的編成，並非出自作者腦中胡謔捏造的幻想，而是根據歷史的事實。作者曾參攷真福同時代的歷史名著，尤其是真福之親筆書翰，此項作品與書札，均爲西班牙文寫成，具有極真確的歷史記述。現將主要參攷書目開列如后：

(一) *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China*，本書係一六六七年，Rev. P. *Victorio Ricci*, O. P. 利神父所著。神父爲福建省的老傳教士，跟隨鄭成功有年，曾爲鄭氏出使菲島。這著作迄未出版，原本尙存馬尼刺、道明會玫瑰省的檔案處。

(二)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isimo Rosario*，此書在一六四四年至一六七五年間，由 Rev. P. *Juan de los Angeles*, O. P. 范神父編成，爲道明會玫瑰省的全部歷史。

(三) *Vida del Beato Capillas*，本傳爲 Rev. P. *J. Recoder*, O. P. 賴神父的著作。他係馬尼刺、進行嘉彼來神父列真福品之代理請求人 (*Vice Postulator*)，將所搜集衆見證人

之陳述，編成此帙，其內容真確，自不待言。

(四) *Summarium*，此書爲進行嘉彼來神父列真福品時，一總見證人陳述之全集，在羅馬出版。作者在福州總主教公署檔案處翻得。

在參攷上列書本時，如遇些微出入之處，我們便揀擇較真的來用。貞女劉子東的歷史，因伊守貞、得助於真福最多，成爲真福行實之一部，可做我們進修之芳範，故作者不憚其煩，加以描寫，列於真福傳中。伊是道明會傳教區之第一位童貞女，有上列書籍可證，伊也是中華第一位童貞女，則由其墓碑——子東華首位童貞之墓——告訴我們。此碑承下邳本堂鄭司鐸抄錄寄來！

這本小冊之漢文譯述，乃係本院兩神學生，道明三會會士、萬多明張伯鐸的課餘工作。此項工作爲他們並非不宜，因爲他們可藉以認識、愛戴、進而宣傳當年以鮮血奠定中華聖教基礎之偉大傳教士，使他們在不久將來，晉陞司鐸之後，也追隨這偉大傳教士之芳蹤懿表，爲其忠誠的繼任者，努力從事宣傳天國福音之工作！

本譯曾經鄭長誠司鐸校閱與斧正。鄭鐸嗜愛國學，造詣極深。曾負笈北平輔大研究本國

中華首先致命略傳

4

文史，卒業後，曾任本院文史教授有年。作者對鄭鐸的熱誠幫助，謹致以深摯之謝忱！

祈望上主降福這本小小譯作，使它成爲國人所愛讀之書本，裨益他們的心靈！

司鐸金 聲寫於福建聖若瑟神哲學院

一九四七年聖母聖衣瞻禮

例言

一、本書所採用外國地名，概係根據坊間最近出版之世界地圖，讀者不難按圖索驥，一查即獲。

一、本書爲供讀者參攷方便起見，書後附列中西文對照表，本表使用以章節之先後爲序。

一、真福本名 Francisco Fernandez de Capillas，本書譯爲嘉彼來擇其音義兩全。

一、聖多明我會亦名宣道士會，或以道明會稱之。

一、根據班文參攷書，隆武帝之首相 Primer Ministro，祇有聖名 Nereo，我們參攷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七，相互印證，相信其爲黃道周。

一、根據班文參攷書，捕獲真福者爲 Mandarin Militar，我們不知其究屬何職，姑譯爲營官。

一、福安仇教領袖陳光輝及營官李公高二人名，均係譯音。

一、和真福同事的施會長，原名 Vicario Provincial P. Juan Garcia 徐神父爲 P. Francisco Diaz，二公漢姓，我們從福甯教區他們的墓碑上得着。

第一章 童年和求學時代

一 誕生

西班牙是一個公教的國家，它西北部的巴倫齊亞省，更是代出賢聖的地方。全省人民，大都秉性善良，奉教虔誠，而生活勤樸，風俗淳厚，尤為國人所樂道。中古時候，該省推為國中繁盛之區，是它的黃金時代，歷史上有着光榮璀璨的一頁。那時因着巴倫齊亞大學的緣故，使他進而成為全國學術的中心，鍾靈毓秀，名震歐西，各方青年學子，負笈來遊，許多著名的人物，也都先後產生於此，像宣道士會的會祖聖多明我古斯曼，便是其中的一個。

真福方濟各嘉彼來，就是這巴倫齊亞省的人，誕生在巴古侖小村中。他的父親巴達山先生，是務農為業的，雖然自己擁有大量的田產，家裏非常富有，却仍舊勸謹操作，儉樸持家。他的一家，也都熱心出衆，不愧稱模範的公教家庭。他自己是非常虔誠的教友，聖教規誡全都恪守，所以同村的人，都敬仰愛戴他。他的妻子亞納嘉彼來女士，是名門閨秀，親友部

位居顯要。他們結婚後，先後生了五個兒子，夫婦倆本着好教友的精神，小心謹慎的把他們教育成人，從小就把聖教會的道理，栽培在他們的心田裏，讓他滋長。後來五個兒子中，就有三個獻身上主，晉陞司鐸。這三人中算真福行年最小。其餘兩位都成家立業，子孫蕃衍，至今勿替。

真福嘉彼來生於一六〇七年八月十四日，當天就抱到聖堂裏，由本堂神父（他的舅父）付洗，取名方濟各。他以母親的姓為姓，所以叫做方濟各嘉彼來。

二 童年

他生長在聖善的家庭中，受着公教德馨的陶冶，所以從小就效法父母的善表，愛慕德行熱心、端莊、謙遜、誠實、喜愛克己、愛做補贖。在天主聖寵煦育之下，他就像一朵朝陽的鮮花，欣然向榮，令人喜愛！

童時他和人遊玩，不知為甚麼緣故，常喊叫着說：福安！福安！同伴和父母都聽慣了，只當兒歌。後來他在中國傳教，在福安為主致命的消息一傳到本國，衆人都驚訝不已，隔天

主就在他的童年，已把仙將要爲主流血地方的名字，放在他的口裏，讓他叫喚！

三 上學

他是個天資聰穎，才幹不凡的孩子。在小學讀書時，就有極卓著的成績。在十歲那一年，讀完小學課程，父母非常高興。他們爲着兒子的前程，並不惜金錢，毅然決然把他送到省城深造，進了巴倫齊亞大學。

進了大學，他好學向上的心，有加無已。學業成績，超人頭地，常博得師長的喜愛，同學的稱羨。然而在大學裏，他所從事的不僅學業而已。他深知雖貫徹高深的哲理，如果沒有天主的愛情和聖寵，爲人毫無獲益。所以除了學業以外，他還有更高的企求，致力內修，勤行神業，事事求主喜悅，因此他敬主的熱心，天神的貞潔，和聖善的生活，使他的師長和同學驚歎不已，同學們簡直稱他爲「我們的聖嘉彼來！」

四 修會聖召

以嘉彼來天資的穎悟，求學的專一，要成名並不是難事。但他却毅然敵履世間虛偽的榮華，只有天國不朽的光榮，才是他願欲的對象。所以就在富有作爲的少年時代，便立意棄家離俗，進會精修。那時，在葉拉達里城，宣道士會有一座保祿會院，院規嚴肅，很負盛名。他不辭勞苦，來到城裏，求院長收錄。一六二三年，得了院長准許入會，穿上了會衣，開始內修生活，那時他才十六歲。

初學時候，謹小慎微，一舉一動無不恪守會規。對於我們會祖聖多明我的芳言懿行，更亦步趨的盡力行仿效，所以不但會規所定的熱心神工，他都全行無缺，還添選了許多別的苦功和補贖。說到「苦功」和「補贖」，可算他一生最傑出而最足引人效法的。這是天主願意從早就鍛練他，好忍受以後傳教時，能遭遇到的各種痛苦，尤其是致命的苦刑。

他專務神修，孜孜不倦，事事服從長上意見，愛敬長上，高待同僚，任勞任怨，喜形於色，他的聖德芳範，不久就博得同會修士一致的讚頌和欽佩！

五 高深學問

宣道士會是特別注重做學問的修會，會規對於讀書一項，有極嚴格詳細的規定。會士在做學問上，必就所擅長，力求深造，務期愈顯主榮，凡志願入會者，除了公教神學、哲學、以及其他有關的學科，如教父學、教律、教史等，都應該仔細攻讀外；還有本會衆博學士的作品，尤其是天神學士、聖師多瑪斯的巨著，都得潛心研究，博覽無遺。因着這嚴格的聖會的會規，宣道士會曾產生了無數偉大的神學士、哲學士、法律學家、演說家等。像聖師大亞伯多、聖師多瑪斯，不祇是該會的光榮，而且似明燈耀星般照遍了整個的聖教會。真福嘉彼來，在他初學生活結束的時候，便依照這嚴格的會規，開始研讀一切高深的學問，直到一六三一年，就在這一年，他陞了大品！

第二章 傳教聖召

一 聖召

十七世紀的遠東教務，可以說還在草創時期，一片廣大無邊的地區上，各種事業都等待開發。傳教士本極缺乏，加以日本教難大作，累千成萬的司鐸和教友，前仆後繼的致命於刑場，因此更需要大批的傳教士來補充。當時宣道士會玫瑰省，有鑑於此，即令駐馬尼刺的理家司鐸，致書西班牙本會，徵求大批會士，前來遠東傳教。

那時嘉彼來修士，還在會院讀書。他有超人的天資，且又好學不倦，若繼續深造，不難成一著名的學者。但學位的光榮，他並不豔羨，他願把天國的福音，帶往海外去，傳給異邦的人民，讓他們也能獲得救主的洪恩。

在他領受六品的那年，日本教難的消息，已傳到了西歐，那時在會的修士，都非常興奮，以為致命的良機已到，不可輕易放過。於是紛紛向會長請願，冀得前往。那時嘉彼來修士

，切願爲主致命之情，更是如火如荼，難說難描。恰巧，就在這時候，馬尼刺理家司鐸的徵求書，到達會院，嘉彼來修士也在被邀請之列。他得了這消息，不禁喜出望外，多年心願，今日獲償，所以立刻接受了這種邀請。而且也不顧辭親別友，就從華拉達里起身，趕到南方的塞維爾城，隨同本會的三十位修士，登舟浮海，繞道墨西哥向遠東駛來。那時是一六三一年，六月十九日。

二 海程

在船上，他還是如同在會院一樣，日夜祈禱，嚴守緘默，度着聖善的內修生活。有時他也和人作短時的談話，但總是效法我們會祖聖多明我的芳表；或讚美天主，或談論有益靈魂的事理，無益閒話，半句不說。同船的人，都把他當作聖人看待。

離鄉背井，原是一樁極痛苦的事，就是素常承行主旨的人，也還不免。在這點，我們越可以看出嘉彼來的超凡入聖。他明知去國東來，是死別生離，一去不回的，而他却神樂盈盈，笑容可掬，一種天神般的姿態，令人起敬起愛。這種心平神靜的笑容，他一直保存到死，

雖備受慘刑，亦不稍減。

他在船上，揀選了一個隱祕而幽靜的角落，在那裏祈禱默想，沈浸在與上主的神交密談中。白日如是，就在黑夜，也背着同伴，靜悄悄的起來，繼續祈禱，直到天色微明，爲避免人的耳目，才回到床上，略睡片時。

船上生活，原極清閒，他爲避免虛度光陰起見，就效法我們的會祖聖多明我，除了默想祈禱外，就做愛德工作，講解聖理，看護病人。

船到墨西哥，停泊在委拉克路所，從這裏須經陸路，到阿卡浦爾科海港，全程約八百里。他爲了克苦，就求長上准許，沿途乞食，徒步前往。這次長途跋涉，他在弱的身體，不能勝任，終於病倒。但是他克苦耐勞的精神，和他聖德洋溢的笑容，凡路過的地方，都給人留下了極深刻而極動情的印象。

到了阿卡浦爾科海港，又當掛帆西航，向菲律賓進發，這是當時西班牙傳教士東來的唯一通路。在這第二次航程中，他還同上次一樣，祈禱、愛人、恬靜、緘默，給同航的人留下了無數的善表。公元一六三二年，五月底，船抵馬尼刺，計算離開本國，已將一年了！

三 晉鐸

嘉彼來修士的德行名聲，早已傳到了菲島。因此他到馬尼刺，省會長和他才一見面，就看出他已具有傳教士應有的才德，無需更作長期的準備，就准他在六月五日，晉陞鐸品。

在馬尼刺雖然只有幾天的工夫，他的德行，却已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因此在他舉行首祭那一天，許多教友，都不辭勞頓，踴躍前來，恭與他的首次彌撒盛典。

晉鐸以後，他還不斷的研究神學，同時勉力增進各種德行，謙遜、聽命、祈禱、克苦、爲善盡司鐸的職務。不久，他便奉省長的命令，到呂宋的北方，加哥亞及巴佈央羣島，開始傳教。

第三章 司鐸德表

一 十年如一日

嘉彼來神父，從一六三一年至一六四一年，十年的工夫，部在非島的北部，過着傳教的生涯。關於他傳教的事蹟，惜多失傳。我們祇知道，他常在加哥亞省和巴佈央羣島一帶，往來奔波，向當地人民，宣傳福音。在這段時間，他做過助理神父，也當過本堂司鐸，但無論何地位，他總是始終如一，用全副精神，來盡他司鐸的職務；施行聖事，講解教理，常是欣動懇切，心力傾注；而個人起居，嚴肅聖善，同在會院無異。無怪乎人人都拿他當無罪的聖人，純德的模範。

二 德行超羣

「嘉彼來神父的德行，已超凡入聖，可和列品的大聖相媲美！」這句話，並非無憑無據

，信口亂說的。須知在進行列真福品時，凡認識他的人——他同會的會士，世神職司鐸，西班牙和菲島的教友——衆口同聲，願做他特出聖德的見證人。

我們固然難以確切明白，嘉彼來神父究竟修了那些德行，修到甚麼等級。這一切只有天主獨自知道。然而，他愛主的深情、祈禱的熱切、救人的誠懇、熾愛聖體、虔敬聖母，都是有目共睹，無法隱蔽的事實。而他的真實神貧、完全聽命、克苦、補贖、更是有口皆碑，衆所仰慕的。

三 祈禱

祈禱是傳教士的生命，也是傳教士的憑依，因爲人的宣講，縱能天花亂墜，却難使人賓服。祇天主的聖寵，才能感化人心。但是這變化人心的聖寵，非用祈禱，不能得着。因此，傳教士的宣道，必須補以祈禱，才能奏效。

嘉彼來神父，看透了這點，所以爲妥盡他的傳教職務，常用祈禱結合天主，來汲取天上的神助。他既然愛主情深，救人意切，祈禱的熱心，也就因此而成正比，常沉在最深摯的越

禱中。愛主之情，熾熱如焚，滅除自己的意旨，作獻主全燔的祭品。常反復不斷的對天主說：「主！你的微僕在此，願你的聖旨承行於我吧！」這種習練，使他在壓服自己和克制偏情上，力量倍增，勇敢非凡。

按玫瑰省的規定，會士每天應做兩小時的默想。這兩小時的神工，他都做得盡善盡美，還以為不夠，所以他每天的默想，總多至四小時。有時他整天的工夫，都消磨在祈禱中，

祈禱時，他極願長跪在耶穌的聖體台前，但爲了隱藏自己，避免人的讚美，才離開聖堂，在獨居的屋內，做他的祈禱功課。夜晚，他還醒寤着祈禱，仿效會祖的芳表，在聖堂裏，澈夜誦經，爲防止倦睡，就站起來，用腳趾着地，兩手伸展如十字，直到過於疲乏，才倒在祭台下，頭枕石階，稍息片刻。按照會規，夜半應起來念日課，念完了，他又求長上的允許，獨留堂內，和天主神交密談，直至天明。

他這樣愛祈禱，祈禱就成了他的第二生命。因此在他的談話中，也總少不了天主，或天主的事理。就是在工作時，如看書、寫作、吃飯、行走、或不拘做什麼事，還是時時對越天主，念念不忘。他的祈禱和工作，簡直打成了一片，無法分離；他的生命，可說是一個祈禱

的生命，他就是一個名符其實的祈禱人。

在祈禱的時候，他往往神樂充盈，情不自禁。但爲了克苦，他就求天主撤去這種神樂。因着他祈禱的熱切，使他多次蒙受天主的默啓，通曉未來。來中國前八年，就知道來中國的時間，和他日後要歸化的人數。

他總是跪着祈禱，在屋內工作也是跪着，因爲時間過久，有時兩膝的外皮破裂，鮮血淋漓，流到地板上，其時痛苦之大，實難言宣。但他竟置若罔覺，跪禱之工，仍不稍輟。他既愛克苦，吾主耶穌，就賞他分受自己的苦難，使他覺得利茨深入頭顱，痛不堪言。

四 救人神火

祈禱的熱切，和救人的心火，原成正比，互相推進的。嘉彼來神父的工作和祈禱，既能分離，以至祈禱成了他的第二生命，那麼他救人靈魂的心情，是如何的懇摯和急切，是可想而知。他切望救人，如饑似渴，訓誨人民，諄諄不倦，這真是至愛懇摯的熱情，發於裏而形於外；再加上從祈禱求得的寵佑，所以他的話語，如火似箭，射人心腑，許多頑石心腸的

罪人，聽了他的講勸，也都流淚痛哭，告罪求救。他的語言，會如此鏗心刻骨，許多人，竟從此向善，至死不變。

他愛人的心，當然不限於教友得救，和罪人回頭；他切願一總的異教人，都歸到聖教會的懷抱，都獲得救世主的救贖大恩。他在菲島傳教時，常不辭勞苦，不畏艱難，各地奔波，宣講天國的福音，許多人都因此感化，領洗進教。但是嘉彼來神父的期望，還不止於此，他眼望這遼闊的遠東，有無千萬數的人民，坐在死亡的黑影中，所以他還切望到中國，或日本等國去，宣傳救贖的真道。

他既有這種切望，便屢次向長上呈述，並請求准許。但因着種種關係，未能如願以償。他知道長上的意旨，就是天主的意旨，他雖然切望救人，却更望克制私見，服從命令，十年之久，不怨不尤。

五 病院服務

嘉彼來神父愛人情真，對待病人，更是慈悲為懷，常不辭辛勞，調湯送藥，服侍他們；

艾用溫言款語，安慰他們的疾苦。

在加哥亞省，宣道士會的神父，爲救濟貧苦的病人，創立了一座病院。嘉彼來神父奉命在這病院服務，他就求得准許，專任看護的職務。每天早晚兩次，帶着麵包雞蛋，和自己節省的食物，來分給他們。有時病人缺東少西，自己難以啓口要，他就爲轉請長上發給。求得了，就親自帶來，供他們的需要。

在病院中，往往使看護憎厭的，是那瘡爛毒潰的病人，他們膿血淋漓，腥臭異常，在自己困苦不堪言，而服待的人，也不免望之思退。嘉彼來神父却格外憐愛他們，替他們洗瘡敷藥，抱他們上床安眠，有時竟用口吻他們的瘡毒，用舌舔上面的膿血，病人常因此感動得流淚。這時候，他就趁機勸他們順從主命，忍受病苦，他們沒有不歡欣接受的。有的且述自己靈魂的災殃，痛哭告罪。這一來，他們不僅減輕他們肉軀的痛苦，且還療愈他們靈魂的創傷

六 愛聖體和敬聖母

嘉彼來神父熱愛聖體，可說用盡了方法。常勉力留在聖堂裏，朝拜隱藏着的耶穌。每日恭領聖體，把領聖體當作每天生活的中心，使整日的祈禱和工作，都向着這中心進行，或用作當天領主的感謝，或用作次日再領的預備。每天做彌撒，領聖體，或謝聖體。總是熱心端莊，至敬至誠；往往愛情勃發，熱淚盈眶。在中國傳教時，新教友見他流淚，還以為是在思念鄉親，及至明瞭他的究竟，才都自愧見短，敬佩不已！

他如此愛慕聖體，每日僅領一次聖體，實不能滿足他的渴望，便用神領聖體來補救這缺憾，大發熱愛之情，渴望和耶穌結合。這項神工，他做得最勤，一息不停，自早到晚，不知有多少次。

有一回，他和一位同會的修士談及這事，說你蒙主特恩，念日課時，每念完一節聖詠，就神領聖體一次，而且每次都含有預備和感謝他的工作。我們知道，每天的日課，都包含許多篇聖詠，同時每篇聖詠，又包含許多節，那麼，他每天僅以念日課時，神領聖體的次數，

我們就難以統計，何況在其他工作時，他還在不斷的神領聖體呢！

除了愛慕聖體，便要說到敬禮聖母；他孝敬聖母，乃取法會祖，把聖母瑪利亞當作自己的慈母，以孝子的心情，去敬愛她，講論時，喜歡讚揚聖母的尊榮；和她對世人的慈愛。常勸教友恭敬孝愛聖母，求她的護佑。他尤其喜愛玫瑰經，平日以念玫瑰經，和默想其中的奧跡，當最大的快樂；患難時，當作惟一的安慰。據說當他的死刑判定後，從監獄裏提去執行時，他還在念玫瑰經的痛苦第三端！

七 克 苦

我們念我們會祖聖多明我，或聖五傷方濟各的傳記時，往往覺得他們的苦功和補贖，令人望之生畏。現在我們看看嘉彼來神父的行實，一定也有同樣的感覺。的確，他一生苦功之多，補贖之重，實可和列品的大聖相比而無愧。這是因為天主賜他特恩殊寵，讓他在苦功和補贖上，作我們的芳範，叫我們取法。

在加哥亞省的醫院服務時，我們知道，他每天兩次，帶着食品，去分給病人，做看護的

工作。在路上，有幾處警崗，都是西班牙的兵士站着。他們滿腹俗見，把嘉彼來神父超人的愛德工作，視作卑賤的奴役，毫無大國人民的風度。一見他經過，就譏笑謾罵，肆意侮辱。神父雖然不怕他們。但是當衆受辱，難免有情。爲克服這人性的軟弱，就竭力奮勉，向自己說：「嘉彼來啊！你是隻驢子，這正是你的工作；你的職務！就是死，你也得幹下去！」果然，他能善始善終，直到調任他處，才不得已捨棄了這項艱苦的工作！

他把自己的肉身，當作一匹頑劣不馴的野馬，常用極嚴厲的苦功去磨折它，馴服它，使他服從靈性的正理。

每天都是夜半起身，一天的工作，便從此開始。念經祈禱，講道勸人，施行聖事，看護病人，沒有片刻安閒。直至夜深人靜，才給自己過於疲乏的肉身，三四小時的睡眠。就是在這短促的休息中，也不讓身體有一刻的安逸，還是盡量的難爲它。

原來他睡的不是床，也沒有蓆，却是一個長短及身的十字架，白天藏起來，到睡的時候，才搬放在地上，先用繩把兩脚牢牢的縛在直木的末端，再在橫木兩端拴上繩，打着鬆緊結。兩手伸進繩結後，就用口把繩頭一拉，繩結就收緊了，兩手也就牢牢縛住了。這樣三四小

時之久，身體不能彈動，有癢也不能搔一下。所以與其說是睡覺，不如說是受罪。

菲律賓羣島，地處熱帶，一年四季，常如炎夏，溽暑蒸人。從三月至七月，四個月之久，其酷熱更令人難忍。照玫瑰省的規定，午餐後，會士都可以到一間寬敞透風的大屋裏去乘涼或聊天。但嘉彼來神父從沒有進去過，只獨自回到自己的房裏，關上門，閉上窗，房子立刻變成熱鍋似的，他在裏面，汗下如雨，却仍然悠悠自得，工作祈禱，不肯稍息！

天氣熱，蚊子自然多，爲嘉彼來神父，又是絕妙的克苦機會。他不像別人，日扇夜帳，不讓蚊子近身。反袒手露臂，引蚊蟲肆意橫行，雖然痛癢難忍，也不去攪擾或驅逐，並且還帶歡迎的口吻說：「我的朋友！我極歡迎你們在我身上盡力工作，吾主耶穌爲我受了千辛萬苦，我今能借助你們，也受些苦，聊以仰答他的無窮愛情。」因此，滿手滿臉，紅點斑斑。他的神師見了，有點詫異，待問明了原委，就命他改轍易途，另換更輕而有益的苦功！

嘉彼來神父克苦，依常人眼光看來，有時實在不免過分。但聖人們自有天主特賜的超見，常做出常人不解的苦功來！下面所述的，就是一個例：

在巴佈央羣島傳教時，有一次，到鄉村去看教友。走路的時候，一塊小石，竄到鞋子裏

，他不解鞋取出，毫不介意的繼續前進。這時，小石已擦破皮膚，嵌入肌肉，而且越向前走，嵌入越深，痛苦也越利害。他以為是天主給他的克苦機會，不可輕易錯過，因此忍痛再行。這樣的走了念餘里，才到了目的地。休息的時候，他還不把石頭除去，晚上還穿着鞋子睡。過了幾天，事務料理完畢，才回到自己的任所。那時脚已腫得東瓜似的，疼痛難熬，走起路來，只好一拐一拐。會長見他如此，連忙問他是什麼緣故，他只淡然的說：「脚上有一點小毛病，沒有甚麼關係。」會長見他不肯直說，就命他坐下，脫去鞋襪，看個究竟。豈知傷口和襪子黏成一塊，只好用刀子割開，費勁的把襪子脫下。會長一看，不禁嚇得一跳，原來傷處開始潰爛，臭氣薰人，若不及早醫治，難免性命之危。因此會長命他立刻上船過海，趕到加哥亞省本會的醫院去。醫生把症狀檢驗了一下，認為必須挖去爛肉，取出石頭，才有痊愈的希望。在施行手術時，原有極大的痛苦，他却安和鎮靜，好像無痛似的。割去了腐肉，取出了石頭，最後便是敷藥。但藥性猛烈，放入傷口，就如火燒一般。他也覺得痛苦難忍，不過仍舊聲色不變。在場的人，尤其是醫生，都驚訝不已，說像這樣能忍痛的人，生平還是第一次遇見。後來他向神師神父也自認說，生平所受的苦，無一次可比得上這次所受的！

到中國後，兩年之久，常患惡性瘧疾，躺在床上，每日的痛苦，還算其次，而最使煩惱

的，是不能動作。但是他仍舊不失素常的耐性，怡然忍當一切，常對瘡疾說：「我的伴友！我愛你甚於世間的富貴光榮，人雖然願以珍珠寶玉來換，我也不肯捨去你呢！」

我們會祖聖多明我活着的時候，常穿苦衣，束苦帶，每天三次鞭笞自己：一次爲自己，一次爲罪人，一次爲燦靈。嘉彼來神父事事取法會祖，在克苦方面，當然也不例外。因此也常穿苦衣，束苦帶。有一次，他的神師看見他腰圍，因爲苦帶束得過久，已經呈着紫黑的顏色，每天晚上，鞭笞自己，往往鞭打到鮮血淋漓，才肯住手。所以在他房間的地板上，看到斑斑的血跡。

守齋也是嘉彼來神父最喜愛的苦功，原來照會規，會士每年當守七個月的大齋。這點爲在院過內修生活的會士，還沒有多大困難，爲盡傳教職務的會士，無疑的，是一副難負的重擔。明智的長上，自會通權達變，屬下有正當理由求寬免時，一定會酌情予以減少或全免。但嘉彼來神父却全遵會規，嚴守大齋，自九月光榮十字聖架日起，到次年復活節日止，除主日及大瞻禮日外，無日或缺，而且許吃的分量，他還盡量減少，就菜蔬方面說，有時十五天所食之量，還不到一個雞蛋那麼多。因此營養不足，常覺頭昏腦暈，直至長上察覺了，命他加添菜飯，他才應命。然而所加添者，仍不過些許而已。

八 神貧和聽命

心裏不貪財，起居不求舒適，似乎還過得去。若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殘東缺西，或破舊得不堪使用，却使人難熬。我們的嘉彼來神父，就短少必需的用品，像寫字用的鵝毛筆，也只有一枝，穿的內衣，也不過一件，而且是破的。有一天，同會的一位路易神父，偶然理會了他只有一件破內衣，不覺大為感動，便把自己的一件送給他，他也就欣然接受了，同時再三道謝。豈知第二天彌撒後，只見他拿着那件內衣，苦苦的求路易神父收回，說他舉行彌撒時，因為有了兩件內衣，心中很過意不去。一六四一年，他來中國，收檢行裝時，所有的東西，都破舊極了，全是人家丟棄不要的，只有一部日課，裝潢華麗，式樣新穎。到了中國以後，這部日課也竟引起他的不安，他就苦求會長收回，給他換上一部陳舊破碎的日課，僅可使用而已。

嘉彼來神父不但在自己無成見的事上，全隨長上的吩咐，就是自己最嗜愛的工作，爲修德克己，若無長上的命令，或神師的允許，也不敢固執己見，隨意去做。他雖然愛祈禱和克

苦，但若有長上或神師禁止，他立刻捨棄不做，因為他諳長上的意旨，就是天主的旨。

在聽命這事上，嘉彼來神父生平只有一次過失。但我們看他怎樣悔恨這次的過失：在菲島的時候，切望來中國傳教，請求會長時，言語不免過急，略失屬下應有的謙和。事後悔恨不已，立刻去求寬免。這過失的回憶，常引起他至深的懺悔，在中國傳教時，他還常常痛哭，已到在福安的監獄中，等候死刑判決時，還特別寫信求那位會長寬恕，並求同會的兄弟，別隨他的惡表。

九 道貌服人

嘉彼來神父的容貌謙和，態度鎮靜，不但平日如此，就是臨難也莫不如此。

在加哥亞省的時候，有一天，他在海邊散步，乍見一艘海船，進退維谷。他以為是西班牙的商船，受風波顛仆，迷失了航行方向。便急忙僱了小船，滿載水菓，前往慰問。上船一看，大失所望，原來全船都是敵國人民——荷蘭水手。那時荷蘭因着航業，與西班牙起了激烈的戰爭。嘉彼來神父鎮靜如常，不慌不忙的說：「我以為你們是西班牙的人呢！但不要緊

，我船上的水菓，爲航海人是難得而極需要的，你們收下吧！我要回去呢！」水手中有一個
答應說：「你不知道我們是你的敵人嗎？你送上門來做我們的俘虜了。」神父聽了，依然神
色不變，只仰天說道：「主！願你的聖意承行了罷！」他這種安和的態度，真誠無欺的話語
，竟使硬心的水手，爲之情動。他們不但讓他平安的回去，而且送給他許多從歐洲帶來的物
品。這事傳出後，衆人都驚奇不已。因爲按常理看來，嘉彼來神父是萬不生還的。

第四章 走向中國

一 請願赴華

嘉彼來神父在菲島的十年期間，常渴望進入異教大陸，宣傳天國福音。俾能為吾主耶穌多受苦辛，有機會取得致命的得勝枝。所以在他私人的談話，或向長上請訓訴心時，屢次表示過這種渴望；但因着種種阻礙，他的願望竟無法以償。

一六四一年，馬尼刺召集省務會議，他被選為加哥亞的區會代表出席。那時省會長正在遷派會士往中國傳教。他風聞此訊，便謁見會長，毛遂自薦，無奈人選早經決定，不便更改。然而會長鑑其誠意，便把他作候補人，聽候替補。嘉彼來神父素來以聽命為行事的準則，這次既得了候補人的資格，便已心滿意足。所以職務完畢，就帶了兩個僑居馬尼刺的中國人，回到加哥亞省，在那裏一面學習中國的語言、風俗，一面靜候命令。

二 奉令出發

事情的演變，果不出會長所料，預定的人員，竟礙於事故，不能首途。省會長爲踐行他的諾言，便命嘉彼來神父替補，他接得了這個通知，心中的快樂，無法形容，立刻感謝天主，感謝天主揀選了自己作諾厄的白鴿，銜着福音的青枝，飛向異教的大陸去。但是同會的修士，眼見這聖德的典型，即將離他們而遠去，都萬分不捨。正在爲難的時候，嘉彼來神父也許是由於喜樂過度，生起病來，而且病勢嚴重，至於躺倒。衆人見了，不覺轉憂爲喜，暗想病苦會阻止他的出發。但是嘉彼來神父却毫不遲疑的說，他的病並不礙事，這次就是他往中國的時候；因爲八年前他就得了天主的默示，果然不多幾天，他就化險爲夷，病竟霍然。

動身前，省會長給他一個月的假，以收檢行裝。他只有些破舊的東西，不上幾天，便已收拾完畢。餘下時日，就加工補贖，作超性的準備。懇求童貞聖母，及我們的會祖聖多明我保護，一帆風順，安抵中國。又求在宣講福音的工作上，加以助佑，使外教人民，都能向化

出發的那天，做完了彌撒，用過了早點，就跪在會長脚下，請求降福；接着就和同會的相抱言別。衆人都依依不捨，神情黯然。嘉彼來神父也覺別緒縈懷，但仍舊保持着素常的鎮靜，笑容滿臉！

他先到呂宋島的巴巴蒂海港，在那裏上船，向台灣駛去。一六四一年七月廿二日，聖女瑪達肋納瞻禮日，到達台灣。那時的台灣在西班牙的佔領下，是宣道會士宣傳福音的一塊園地，也是他們從馬尼刺來中國的中途站。

三 踏進中國

第一批的宣道會士來華傳教，是在一六三一年；傳教的地方就在福建沿海。那時福建的教務，早經耶穌會神父奠好了基礎，所以再加上他們的努力工作，功效就很卓著，教友人數，日見增廣。但是不久，在中國就鬧着教史上所謂的禮儀問題，宣道士會及方濟各會受到外教人極度的反對，而士紳更唆使地方官僚，向傳教士作有力的攻擊，把他們捉拿的捉拿，驅逐的驅逐。所以在嘉彼來神父來中國時，福建省的宣道會士，留下的只有會長施神父一人而

已！

嘉彼來神父到台灣時，遇着同會的徐神父。他是中國的老傳教士，在內地已有六七年的歷史，是一六三五年到中國的。和徐神父同來中國的，有掀動禮儀問題的毛拉來神父。他們走遍了江西、浙江、福建，然而處處遭受着激烈的反對與攻擊，而且屢次被捕，受盡了拷打，飽嘗了鐵窗風味。徐神父第二次進入福建來，又遭着拘捕，逐出中國邊境。他却不屈不撓，捲土重來，一切攻擊與反對，都置之度外。他正在台灣設法進福建時，遇了嘉彼來神父，便相約一同俟機內渡！

一六四二年四月，嘉彼來神父到台灣的第二年，才得了內渡的機會，踏進了中國大陸。那時他的快樂，誰能說到來呢？

入境隨俗，是傳教士不可少的條件。他到中國後，便改用漢姓，稱劉神父。接着，就學習方言。他有超人的天資，再加上晝夜不斷的努力，所以不久，就能與人通話，出外傳教了！

第五章 中國傳教

一 莊稼多而工人少

十七世紀的中葉，福建省的教務雖然奠好了基礎，但是教友的人數，還是寥寥無幾。全省的人民，都還坐在死亡的黑影中，等待信德的光明。所以真福劉神父才學會了方言，便傾全力來從事他的傳教工作。他走遍了整個福甯教區，到過所有的鄉鎮與村落。每到一處，就講解福音。所以短短的六年工夫，已感化了無數的人民。

那時維持福甯教區教務的神父，一共不過三人。就是會長施神父，與後來的徐神父，和真福劉神父。像這樣廣大的地區，真可說是「莊稼多而工人少」。爲便利傳教起見，他們就各居一方：施神父在甯德，徐神父在福甯，劉神父在壽甯。頂頭、福安縣城、雙洋、穆洋、溪墘，也都是劉神父常到的地方。

二 傳教的艱苦

劉神父進入福建時，正是中國多難之秋。清兵入關，明室傾覆。兵荒馬亂，舉國騷然。至於福建沿海，尤其福甯一帶，情況更是混亂。在這種風聲鶴唳的年頭，傳教已自不易，況當地人民，還要與波助瀾，乘機仇教。所以這時的傳教士，爲傳揚聖教，照顧信友，受盡了外教人的難爲：誣枉、仇視、恐嚇、控告、驅逐、一言難盡。

還有一座傳教士的十字架，就是和這同時的禮儀問題。

中國人的敬祖先，拜孔子，由來最久；且有特殊的儀式。建祠堂，立廟宇，設牌位，定祭祀，焚香燃燭，供奉犧牲；逢時遇節，還要叩頭跪拜。這隆重的儀式，對初來的傳教士，就引起了很大的注意。但他們觀點不同，意見不一。有一派以爲中國人的敬祖先，係出自孝愛之機；拜孔子是崇敬其人格。但推想古人立禮之意，所以主張容忍，不加以禁止。另一派則觀察現狀，見行禮者確有求佑冀福之圖，以木牌爲亡魂所依歸，因此叩頭跪拜，如敬其人。這種行徑，確係異端無疑，因此力主禁絕，不能通融。兩派各執已見，爭辯不休，最後請

求教廷定斷。教宗考察兩方報告，互有差異，未知孰是孰非，以事關重大，未敢遽加判定。以後經過長期的考察，詳細的審斷，見此等禮儀，確不能全無異端的色彩，乃頒發詔書，嚴令禁絕。但這已是後一世紀，一七四二年的事。

在當時，真福劉神父照自己所學所知，認為如果要真道實傳，應遵照第二派的意見。所以禁止教友，參加這種禮儀，雖受到攻擊與反對，也不苟且通融。我們知道，聖教會並不禁止人崇敬先代賢哲，更不反對兒孫追念先祖。只因聖教會是至聖的，凡是異端，都不能容忍。因此，對這些含有異端方式的禮儀，不能不嚴加禁止。相反，當時的中國社會，依據歷史傳統，這種禮儀，竟認做神聖不可侵犯。上自朝廷，下至庶民，一律遵行。就是忤逆之子，對亡親的牌位，也會焚香禮拜，社會並不責之為虛偽故套。倘有孝子賢孫，忽略了亡親列祖的敬禮，（在那時的社會，也不會有這樣的事）社會就目為不孝，他們的真實孝行，反被認作別有用心。所以當時的社會環境，無疑的，是一道障礙物，阻擋人們對聖教會的認識。無怪乎一般外教人民，把反對這敬禮的傳教士，目為化外蠻夷，誣枉詆毀，攻擊反對，以至於控訴官庭，把他們驅逐出境，或當地處死。真福劉神父的被處死刑，這事也就成爲他罪狀之一。

三 傳教事跡

真福劉神父在傳教時所修的超人德行，在第三章我們已詳細說過了，這裏但介紹他的幾樁傳教事跡。這些事跡，有的是目睹耳聞的人親筆記錄的，有的是進行列真福品時，誣人陳述的。

劉神父到中國的起初兩年，常患瘧症，躺臥在床。有一次，一個外教人病重垂危，他聽到了，心急如焚，巴不得立時起床，去勸他歸正，好救靈魂。可憐事與願違，他雖然盡力掙扎，也無法起身。想起那個靈魂，竟因自己的病，不能獲救，不覺心痛如裂，一夜痛哭不停。

。 一次在連江，作了幾天的勾留，便趁機給外教人宣講福音。他神火熾燃，出言似箭，竟有百餘人，動心回頭，請求領洗。

他從不坐轎騎馬，去看望教友，或到鄉間施行聖事，常不辭勞瘁，徒步往返。遇着山路崎嶇，步履艱難，更是心歡意得。走路時，也不忘效法我們的會祖，總是高聲詠唱聖歌，既

能讚美天主，又能忘却疲勞。又有一次去穆洋，雨後路滑，跌倒兩次，因此病倒。事後曾對會長說：「神父啊！想不到爲主走苦路，跌倒時所有的心樂神愉，生平只有這次領略過。」

有一天，請他往村莊付臨終聖事，他立刻起身，走了二十來里才到。他生來身體荏弱，步行艱難，這次却出人意料，兩個跟隨的青年，都趕他不上。他一到達，就給病人聽解，赦罪後不久，病人就咽氣而逝。這時候，兩個攜帶終付用品的青年，還都跋涉在途，沒有來到呢！劉神父看到這裏，不禁感歎着對在場的人們說：「我行路時，覺得有一種特殊的激動和力量，催着我快走。這位教友，在臨終前，能妥辦神工，善救靈魂，真是天主的無上仁慈！」

「可敬嘉彼來神父，屢次聞到大罪人靈魂的惡臭。」在進行列真福品時，有一位保祿先生，曾這樣作證過。原來洞澈人靈，聞着罪臭的殊寵，天主曾賜給過一些聖人們，像聖女加大利納，便是一個。如今天主也同樣的賜給劉神父，使他竭盡心力，救那些可憐罪人的靈魂

真福劉神父，看透了人的無能，知道沒有天主的佑助，人幹不來什麼。因此除了講道理

付聖事外，還是終日乾乾，不斷的祈禱克己，以邀天主的寵佑。人但聽他的善言，看他的懿行，便不知不覺的向化了。所以劉神父在中國傳教，雖然還不到六年的工夫，然而他的光榮偉大的事業，却永垂不朽。他的事業中，最值得我們提及的，是他對中國女子守貞的首倡。這就如一朵鮮豔的玉簪，在真麗的榮冠上，放着撲鼻的芬芳！下章所述的，便是這事的發起和經過。

第六章 童貞之花

一 略論童貞

童貞爲潔德中，最崇高的一級。它的嬌貴，是無可倫比的。它像一朵晶瑩皎潔的玉簪花，生長在深山幽谷中，不受毒氛的蒸襲，也沒有污塵的沾染。在這個人獸絕跡，飛鳥不到的山谷中，它下臨清泉，身浴杲日，通體吐現的，是芬芳馥郁，冰清玉潔。它的清香，只朝天開放。它的嬌豔，也只讓造生它的天主來玩味與愛賞。

童貞是天神的美德。它叫一個對慾情無玷無染的完人，爲愛天主的緣故，自動的定下堅固的誓願，終身不嫁不娶，割斷一切慾情的快樂。它叫有此志願的人，不但把軀體所覺得的逸樂，避絕無遺。就是連思念中所能有的穢濁，也都壓根兒棄盡。它簡直可以說是超天神之美德，因爲天神是無形軀的，他們的淨潔，是自然而然的；而童貞却叫有肉體，能髒污的凡人，和他們來相頡頏。

這超性美德，只有專務神生，一心事主的人，才會去尋找，才能獲得。也只有滿渥聖寵，遠絕塵俗的人，才能修成。這童貞的玉簪在人心敗壞，世風日下的社會中，雖踏破鐵鞋，也無法覓跡。它不是凡間的花卉可比，它是超性的聖品，只有在公教的園地裏，始能伸根舒葉；也只有藉着天國雨露的澆溉，始能欣欣向榮，含蕊吐芬。

在舊禮教下的中國，有幼年訂婚，夫死不二的烈女；在佛教傳入以後，也有隱居寺庵的尼姑。但他們都沒有童貞的美德，因為都不是爲愛天主的緣故，所以她們都夠不上和聖教會的童貞女相比。而且烈女的目的，並不在守貞，她們的原意是出嫁，不幸因着未婚婿的死，使她們事願不偕，爲着終身事一，矢志不二的氣節，才潔身自持。至於做尼姑，不一定要是處女，事實告訴人，許多是因着寡居無依，環境所迫；或是夫妻不睦，家庭齟齬而出家的。此外，她們還有其他的缺點，就是沒有專心致志於貞潔的志向。她們只有表面的禁戒，至於身心雙全的絕慾誓願，那是談不上的。天主教的貞女却不是這樣。她們有高尙的目的，就是光榮天主；有自動的奉獻，就是欣然的發願，將自己當作上主馨香的祭品。她們不但保持自己的身軀貞淨無瑕，而且整潔其思念，絲毫的污念穢思，也必拒棄無遺。她們出自各等的社會階級，不同的家庭環境。凡念過聖人言行的，就可以看到無數的皇室公主，名門淑媛，拋

棄自己的富貴，尊榮的前程，來專心事奉天主，或終身隱居深院，專務神修；或出外服務，作超等的慈愛事業。

童貞的地位，是如何高尚，如何成全，我們若再把聖經翻開一看，更不難看到。吾主耶穌的表樣，便指示了一切。他特別揀選了童貞女瑪利亞，作自己的母親；童貞的聖苦瑟，作自己鞠養的父親；童貞的聖若翰作前導。他自己更不用說是童貞者之君王；在宗徒中，他也特愛童貞的聖若望。他所以這樣做，不但在教訓我們以童貞的高貴，同時也在指示我們，他對童貞的好愛。無怪乎後世的聖教會，無千萬數的男男女女，風起雲湧地追隨他的芳跡，終身守貞。

二 創業的艱鉅

聖教傳入中國，已有七百餘年的歷史。到了今日，全國各縣鎮守貞的，如司鐸、修士、修女、已在在皆是。就是男女教友，終生不娶不嫁，發願守貞的，也大有其人在。所以守貞這樁事，在廿世紀的今日，確是司空見慣，不足為怪。然而守貞事業的肇創，却不像現在守

業那般容易。當日所遇的困難，社會的反對，輿論的詆毀，是今人難以想像得到的。

劉神父來福建時，中國還沒有女子守貞之說。「男大須婚，女大須嫁」，是數千年流傳的格言。在重男輕女的風氣下，女子更沒有自由。什麼「三從」，「四德」，「七出」的條誡，更像鎖鍊似的，把她束縛得透不過氣來。不要說傳統所沒有的守貞不嫁，社會會認為不法，就是在選擇夫婿，定斷終身的婚姻大事上，他們也無能過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是決定她們命運的宣判書。此外，在經濟上，女子也始終無法自立。她們在家裏，沒有繼承父母遺產的權利；出嫁後，也只有拿夫婿的財產，作生活的憑依。這種風俗，由來已久，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

在當日社會的境況下，要開創守貞事業，有兩重最大的困難：第一，誰若提倡守貞，勢必遭受社會的譴責，同時，反對攻擊，誣枉控告，也都會接踵而來。還有捏造的許多傷風敗俗的罪名，也都會加在他的頭上。第二，女子經濟不能自立，生活便成問題，日久天長，難免陷於飢寒交迫的困境。那時進退維谷，使她們半途而廢，後患更不堪設想。所以初來的傳教士，都想等待時機成熟後，再來作守貞的宣傳。一六三一年，宣道士會到了中國，便大不

爲然。他們想，爲着天主愈大光榮，和聖教會更大的利益，必須有一班婦女，脫去家庭的連累，來參加傳教救人的工作。前人株守的見解，必須及早丟棄。因此，他們就用大無畏的精神，不顧一切艱苦，來冒這個大不諱，在福甯一帶，開始勸導人守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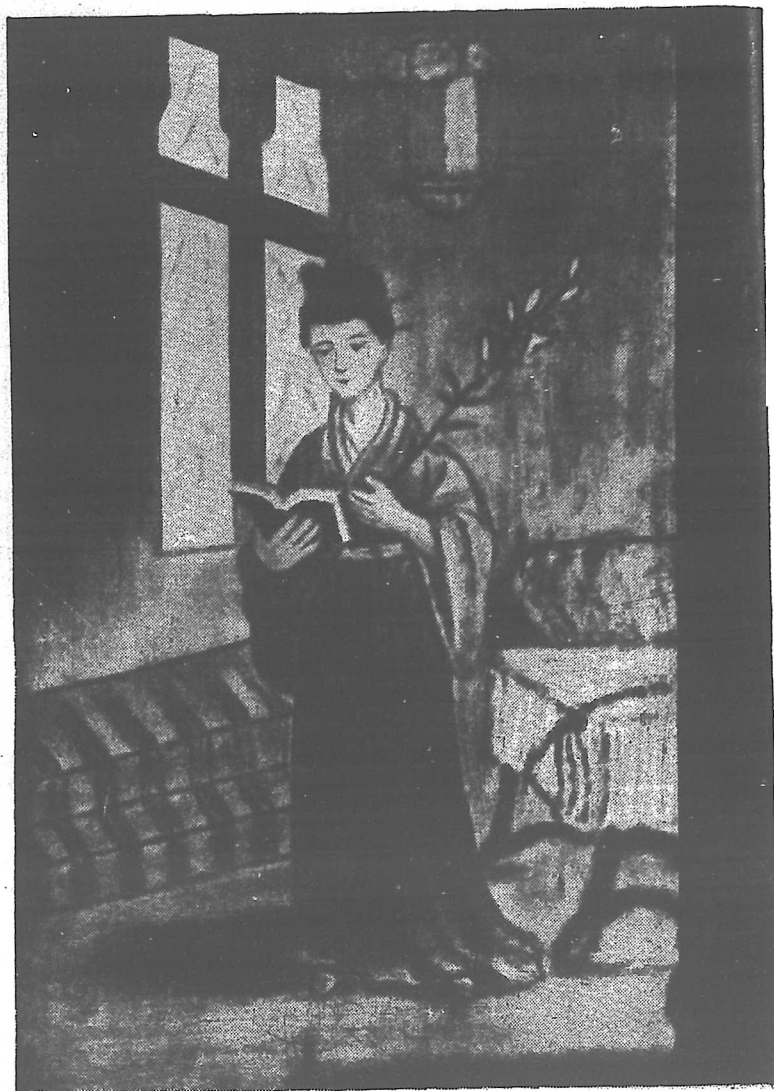
天主的工作，原常有魔鬼的反對。魔鬼知道守貞事業如果一旦確立，自己必要大受其累。因此才見這事業的萌芽，就不禁怒火中燒，盡力攻擊。幽冥之子，便成了老魔的工具。他們不知道聖教會裏女子守貞不嫁的原因，便憑自己小人的蠢見，枉加評斷，把種種不法的罪名，加在傳教士身上，說他們來到中國，無妻無室，不勝獨居之苦，便誘騙年輕女子，叫她們不要出嫁，美其名曰守貞，其實是使她們脫離家庭和丈夫的束縛，能自由在地和他們私通往來。有時他們看見貞女恁地敬愛司鐸，謙遜聽命，又看見司鐸施行聖事，付聖洗，送聖體，便說是他們佈弄邪術，迷惑婦女，使她們棄家不顧，滅喪廉恥，忘却社會的禮教，父母的面，去專心愛戀他們，作無恥的勾當。

但是這種種的詭詞與謗語，既沒有使守貞的裹足不前，或半途而廢，更不能使宣傳守貞的人，從此住口不講。相反，他們爲天主的緣故，遭受到這種種毀謗，使他們更有了勇氣，

來進行這宣講和培植守貞的工作。因此在上主特別顧護之下，在福甯一帶，不久，就有了極大的功效。發願守貞的女子，竟不乏其人。這一頁光榮的歷史，無疑的是宣道會士用自己的血汗寫下來的，是他們在中國這塊荒涼瘠固的園地裏，栽培了不少的童貞玉簪花，獻給童貞之配，神聖之王。

三 劉神父的功績

在這些宣揚童貞事業的宣道會士中，最出力和最奮勇的，要算劉神父。他不但到處宣講，而且鼓勵守貞的女子，排除一切誹議，勇敢的獻身上主。又教導他們工作，指引她們內修，使她們爲天主及聖教會，能真正的做出愛德的事業來。所以他受到的反對與攻擊，也最多。外敵人都把他恨入骨髓，不但百般辱罵、誣枉、恐嚇，而且還在官府前控告他，說他行使邪法，迷惑婦女，這個捏造的罪名，和其他種種誣枉，終於使他問成死罪。因此，我們可以說他是中國童貞事業的致命者。



東子劉一花貞童朵一第華中

四 中華第一朵童貞花

中國聖教的第一位童貞女姓劉，名子東，是福安縣下邳鄉人。她是劉神父栽培的第一朵童貞花，她的聖德與芳範，尤其是她的剛毅和奮鬥，在今日的福甯教區還是婦孺共知，衆所樂道的。她的墓塋，到今日還有無數的人們去瞻仰與憑弔。她從小就是個奇特的女孩，她的個性和一生的事業，都叫我們相信，她是天主特選之器，爲作中華童貞女兒的領隊者。爲了童貞的花冠，她受盡了苦辛；她會和頑固的家庭及惡劣的環境作殊死鬥，終於解脫了室家的羈絆，完成了守貞的大志，給後起的貞女，打通了一條途徑，使她們能追隨她的芳蹤，向前邁進，去專務神生，從事榮主救人的大業。提到我們中華第一朵童貞花，讀者想必很願知道她的生平，好作進一步的認識，所以我們就把她的事蹟，特別是她的守貞奮鬥史，概略的介紹一下：

1 童年事蹟 她的父親煜宗，母親林氏，是福安縣下邳鄉的大戶人家，家道富有，是世代書香。子東是他們唯一的愛女，所以從小就說不盡的嬌生慣養，愛若掌珠。因爲全家

信佛，她在佛門的氣氛中長大了。再加上她奇特的個性，從童年就效法和尙齋葷吃素，戒殺生，重禁忌，敬拜菩薩，極其虔誠，看奉教人如蛇蠍，巴不得把他們消滅才好。

十一歲那年 母親回頂頭外婆家，去省親，她也跟着去。動身的時候，祖父和伯叔，都叮囑她，叫她小心，因為頂頭的奉教人極多，千萬不要上當，背棄自己的菩薩，去奉他們的拜教。她從容不迫，自信不疑的答應說：「請你們不必替我擔心！我怎會背宗忘祖，去奉他們的邪教呢？」但是天主教上智的運用，却緊緊的跟隨着她。

她到了外婆家裏，看見奉教人的禮儀和舉動，都覺得新異有趣，她童年的好奇心，一天一天的增加，終於無法遏阻。有一天，她看見外庶祖母，便問道：「奉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外庶祖母自己也是外教人，但多年耳濡目染，使她對於天主教的主要道理，已有相當的認識。因此，把自己所知的各端教理，給子東講述了一遍，結尾還說：「天主是賞善罰惡的大主宰，他將以永福的天鄉，賞賜在世恭敬他的人。在世爲惡的，以及不恭敬他的，都將下地獄，永遠不能出來，永遠受苦！」子東聽到永遠受苦這句話，就像電擊似的震盪她的心絃

，立時目瞪口呆，臉色泛白，想起自己是個外教人，死後難免要下地獄，永遠受苦，便開始恐懼了，而且這恐怖的想法，日夜不停的縈繞在她的心頭，使她坐臥不安。她竭力設法排解，然而徒然，於是她跑到舅父伯鐸跟前，請他解釋自己的疑難。舅父是個明白道理、熱心教規的教友，當下聽了她的疑難，就把聖教要理，很詳細的給她講個明白，並且解答了她的各種難題，和她先前提到的各樣詆毀聖教的謬語。但是舅父很驚奇她的設難，並奇異她弱齡的宗教認識，會遠遠超過成長的青年。

2 歸化

聽了舅父的講解，她對聖教會的道理，已有了正確的認識。於是她決定奉教，便來到母親跟前，陳述自己的志願，並且要求母親，也和她一同領洗。她的母親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更變，表示萬分的詫異，連忙考問她的原因，她就這事前後的經過，敘述了一遍，並且將舅父所講解的道理和釋難，以及自己要求立刻領洗的理由，都詳細的敘述明白。她陳說時是那樣的情真意切，言辭又是那樣振振有力，母親也大為感動，竟譎然的應許了她的要求。但格於世俗的阻礙，就安慰她說：「好孩子！我們後來再設法領洗，現在何必這樣着急呢？」豈知她却答應說：「媽媽！我們怎樣能等到後來領洗呢？你不知道，我們隨時可

死，隨地可死麼？若不領洗，死後必下地獄，永遠受苦，我們怎可冒這樣的危險呢？」她的母親還想哄騙她，說在外婆家一切不便，不如等回家後，學習經言要理，再領洗不遲。但是子東不爲母親所騙，沒有達到目的，總是堅持不放。她的母親拗不過她，只得答應了。此後母女二人，就在外婆家裏，學習要理，不久，就一同領洗，母親聖名保納。子東取名柏蒂納。

領洗後不久，她就受了一次魔鬼的誘惑，幸有上主特別的護佑，使她沒有失足陷落。事情是這樣的：她領洗後，在舅家還住上一些時日，就在一個表兄跟前，學習經言。豈知表兄是個人而獸心的人，幾天後，竟趁着四傍無人，嘻皮笑臉來誘惑她，作無恥的勾當。她一察覺他的壞意，就立刻逃到母親身邊，把這事的詳情，告訴了母親，並且說明以後，再也不上他跟前，去學習經言。這事傳出後，她的表兄，羞得無地自容，從此終身不敢見他一面。

3 發願守貞

子東回家以後，雖然接着教規，過着教友生活，但總不免是一個醉心世俗的女子，講穿著，愛打扮，喜歡出風頭。她的唯一賞心樂事，就是看戲。此外，便終日交朋接友，玩度歲月，一切行爲，無拘無束，只求不犯大罪而已。到了十八歲的那年，她忽

醒悟過來，回想已往醉生夢死的生活，心中有無限的懊悔，乃一面痛恨過去的差錯，一面決然意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且在劉神父引導與鼓勵下，發了終身守貞的誓願。從此獻身上主，專事神生，爲天主及聖教會而工作。同時，還進了聖多明我第三會，（克己會）拿會規當生活的座右銘。她是個意志堅決的人，一次決定，終身不改，所以進會後，不但戲院及一切類似的遊玩場所，終身不前，就是日常用品及服裝，也力求簡樸。平日全守三會會規，夜半起身念經，每年從陽歷十月十四號起，至次年復活瞻禮止，七個月的工夫，天天守大齋，除非病時，遵醫生的命，才略爲用點好食物，以調養身體。她又效法聖人的芳表，束苦帶，打苦鞭，終身如此。

4 許配波折 子東早在十二歲的時候，就被父母照當時的風俗，許配了溪墘鎮姓周的教友家裏做媳婦。所以她發願守貞的消息，一傳到溪墘，周家就感覺得不安。她許配的男孩子，更是難受，因爲他知道子東生得品貌出衆，辦事精明，是一個勇敢大方的女子，再好不過的賢內助；她家世代書香，家產豐富，她又是一個獨女，將來可用子堦的名義，分受一部分遺產。若是他真的發願守貞，這一切的理想，都會變成泡影。因此，周家教友——那男孩

子的父親——就親自來到下邳，探問虛實，問她是否果有發願守貞的一回事。當時子東毫無遲疑的答應自己已發願守貞，將來不能作他的媳婦了。周教友就盤問她，刁難她說：「守貞是中國社會所不允許的，而且外教人會乘機誹議聖教會啊！」他的用意，無非是要她改變志願。豈知她從容不迫，毫不為難的申述自己守貞的理由。她那不屈不撓的態度，擡振有力的言詞，把對方說得無言可對。那時施會長恰好在座，聽得他應答如流，也不禁大為納罕，連聲稱奇。周教友見她意志堅決，無可挽回，只得怏怏而回。次日，就挽中人，向她的父親提出退婚的要求，並請歸還聘金，和一切金銀首飾。那時她的父親，還是外教，一副儒者的氣概，為着顧全臉面，生怕失信人前，惹人家笑話。當下聽到這種提議，便忿然作色道：「此事難以從命，小女只有許配之說，決無退婚之理！弟並未命她奉教，更未曾令她守貞不嫁，弟當送伊過門，此事弟能負責，請勿掛慮！」

子東的父親既不肯給他退婚，就決定在一六四五年復活瞻禮日，送她出嫁。她那時有口難辯，只得把自己全托於天主之手。於是熱心祈禱，準備自己的靈魂，作長期的奮鬥。嚴齋期內，分外熱心，不但天天守大齋、打苦鞭、而且還做別的苦功補贖，同時還選擇聖女則濟利亞作自己的主保，因為她也曾遇過同樣的環境，結果却獲得童貞的榮冠。如今在天，必能

給求她的人，以最有力的助佑。因此爲效法她的緣故，自己還在腰間束了一條粗重的鐵鍊，求天主保護自己，脫離各種污穢的罪影。又決定在耶穌受難日，剪去自己的頭髮，然後逃到頂頭的舅父家裏去！

5 雙全的辦法 子東拿定了這個主意，就去告訴自己的神師劉神父。神父爲免得發生意外，就請了教友中的首事來，又把周家父子也叫到跟前，大家商議一個折中辦法。劉神父意見是這樣：婚期一到，子東還是遵從父命，如新娘般的坐花轎到周家去，歸還周家的聘金及首飾；然後如同作客似的在周家住上八天，再用轎把她送到頂頭舅家去。這樣，周家既不受損失，子東又可繼續守貞，真是一個兩全俱美的辦法。當下大家一齊點頭稱善，周家父子也欣然應允，並且當着神父及兩個證人前，宣誓簽字，兩個證人，也都劃了押，保證萬無一失。但子東却有先見之明，她知道那男孩子如何愛她，決不會輕易放過，將來定要翻悔，毀誓食言，那時的囉唆與麻煩，是無法避免的。但是神師既如此安排了，只好一心托賴上主。所以當下就辦一個總神工，如同準備臨終一樣。

6 周郎食言 到了復活瞻禮，子東早晨望完彌撒，隨就穿好禮服，戴好首飾，打扮

得新娘似的。但是腰間仍然束着鐵鏈，然後坐上花轎，鑼鼓喧天的，由他們抬到溪填來。

這時周家門前，張燈掛彩，粉刷一新，屋裏大吹大打，熱鬧非常。同時親朋戚友，行禮伴娘，都已請到。而鄰居鄉民，男女老少，更是人山人海，等待着看新娘。遠見花轎到來，衆人就翹首企望，伴娘走上，啓了轎門後，劉子東就如天仙一般的走了出來。她步履穩重，容貌端方，衆人莫不連聲喝采。豈知她頭也不抬，服也不望，箭直走到新房裏，先跪在聖像前，大聲唸了七遍在天、亞物，聖三光榮誦，然後站起身來，把華麗的禮服脫下，接着把金銀首飾卸了下來，一併放在桌上，大聲向衆人說：「我是基多的淨配，不能作世人的妻室！我今天到這裏來，不是爲作新娘，只是爲交還我家所受的聘金及首飾。現在這一切我都帶來了，你們來收去吧！讓我回到我的基多淨配那裏去！」此言一出，登時滿堂哄動，人聲嘈雜，伴娘和許多婦女，都走進房來，勸他遵禮成婚，說這裏多麼好，孩子多麼愛你，將來夫婦齊眉，子孫繞膝。你一句，我一句，說了一大套。可是她却閉眼端坐，置之不理，直到日落西山，天色昏暗，衆人才廢然陸續散去。

子東見人客盡散，就站起身來，和自己帶來的丫環，一同跪著唸完晚課，然後準備上床

安歇。豈知正在卸裝寬衣時，猛見周家孩子闖進房來，先把丫環趕走，然後閉上房門，嬉皮笑臉的挨近她的身邊。她看見這種情形，不覺勃然大怒，挺起身來，大聲的責備他違背誓約，做出如此無理的舉動來。又說：「你休想和我結婚，我甯死也不順從你的慾望！你該知道，我的淨配是天主子耶穌基督，他必不肯讓你玷污我的貞潔！」那孩子却不理睬，只是不停的說甚麼我愛你，羨慕你的美麗，愛慕你的德行，深願結成伉儷，白首皆老。絮聒不休，想這樣來軟化她。及見這些話語，都不中用，就轉移方針，用眼淚及哀懇來打動她的心。但是子東待之冷然，正眼也不瞧他一下。他見一切都歸無效，自己又弄得力盡筋疲，就想了最後一計：解衣上床，假仁假義的欺哄她說：「我可愛的妹妹！現在是安睡的時候了。請放心上床安歇吧！我沒有你的允許和同意，決不會侵犯你一下！」子東見他無廉無恥到如此田地，知道他言不顧行，那裏還肯和他同床，冒這樣的大危險？想起事情既糟到如此地步，只有抬頭望着耶穌聖像，熱熱心心的把自己的貞潔，托在他的手中而已！祈禱完畢，頓覺勇力倍增，神慰非凡，那個孩子却不知何故，躺在床上，恐怖異常，同時怒火中燒，通霄達旦。而子東則安安穩穩的坐在地上，平安的過了一晚。

7 劉神父降臨

子東到溪墘來，原是劉神父的計劃和安排，因為當天是復活瞻禮，

他不能分身前來，然而心中却着實惦念，生怕弄出甚麼意外來。所以次日早晨彌撒一完，就匆匆趕來溪填，探問情形。走進周家，只見子東獨坐房內，掩臉靜思，就在房簾外呼喚她，並問她昨天的一切經過。她看見劉神父來了，不禁喜出望外，就把她所受的一切遭遇，全述說了一遍。劉神父聽了，就連聲讚美天主，感謝不已。接着，又聽了她的告解，善言善語安慰了她一番，然後轉過身去，把那個孩子叫來，疾言厲聲的責備他違反誓言，舉動無恥，若趕不速悔改，把子東送往舅家，將來難免不受天主嚴罰。那個孩子當着神父的面，就連聲應諾，並許下八日後，定送她到頂頭去。可是他愛子東，愛得情癡，得不到手，總不甘心。所以神父走後，依然故態復萌，每夜必到房裏，甘言蜜語，百般勾引。時而哭訴，時而哀懇，但是子東有超性的勇力，毫不動情，只心心契合天主。那孩子本來身壯力強，不難動手強迫，但奇怪的是他總覺得有股無形的力量，阻擋着他，使他恐懼，因此連指頭也不敢挨動她一下。雖然如此，他總不罷休，簡直弄得日不思食，夜不成寐，到了第八天，也不送她回去。

劉神父第二次來慰問子東時，一直進房，聽她的告解，又加上一番鼓勵。子東拿出一枚金戒指，托神父帶給她的父親。豈知神父走出不久，就被孩子發覺，立刻請了外教鄰居，前往追趕。趕上之後，就強力把戒指奪回，而且把神父也儘量的侮辱了一番！

8 施會長來訪

這事不久，就家傳戶曉，各處傳揚。因此不免激動了外教人的妬恨。他們就集團公議說：「如果再有傳教士到此，煽惑人心，拐騙婦女，我們必須協力捉拿，推他送官嚴辦！」又曉示村夫村婦，務必竭力訪察。如果察獲他們的行跡，就該通知大衆。

那時施會長對子東的事，毫無所聞，恰好就任在外教人會議的那一天，動身到溪墘來探問。走到半途，風聞這事的前後經過，又聽說周家已攪得家翻室亂，雞犬不甯，只得留居鎮外，遣人到周家送信。周教友聽施會長到來，就在那天傍晚往謁。會長一見他來，厲聲責他不守誓約，讓兒子胡作亂爲，立許多惡表，毫無體統，有礙教風。周家教友無法應對，只連聲推說是兒子的過錯。次日早起，乘天色未明，就靜悄悄的把會長引到家裏。

施會長走進屋子，看見子東正和母親在一塊兒談話。原來他的母親保納，是一個賢明的婦女，原不肯阻當女兒守貞，只因丈夫如此命令，同時劉神父安排了雙全的辦法，才硬着心腸，把她送到溪墘來。現在聽得周家失信，有意強逼，就迅速趕來，假借勸解爲名，其實是鼓勵她奮勉，怕她半途而廢，犯願得罪天主。當下母女倆人，瞥見施會長走進房門，不覺喜出望外，立刻請安問好，子東還述說自己的最近經過。施會長一面安慰她，一面又告訴她奮

鬥的方法，以及將來天堂的豐厚賞報。隨即聽了她的神工，然後舉行彌撒。豈知彌撒剛入正祭，忽然一個外教婦女闖進房來，看見會長，就又翻身走出門去，四處喊叫說：「洋人在此！洋人在此！」外教人聽見了，一齊蜂擁而前，後來人數越多，把房子圍得水洩不通，就派人搜尋。

會長見這種情形，只得停止彌撒，將未祝聖之麵餅領去，撤去聖祭用器，然後自己藏在屋角。周教友還不放心，就把他藏在假樓上。衆人闖進屋子，各處尋找，却不見半點蹤跡。直至日落西山，才不得已的散去。會長躲在假樓上，飢不得食，渴不得飲，又不能動彈一下，可謂苦矣，但蒙天主扶佑，未被搜獲，總算不幸中之幸。次日一早，即起身做彌撒，給她們母女二人，送了聖體，然後才潛身閃跡的回去。

9 祖父母的責勸 這時子東的祖父，也從下邳趕到周家，祖父一開口，就責備她不孝，墜敗家聲，如今事傳千里，惹人到處笑話。祖母却一面哭，一面勸，但是他們的責勸，都是徒然。她仍舊不爲所動。祖父看見如此，不禁怒從心起，拿鞭子把她責打了一頓。這時，只見她奮身而起，拿了剪刀，將自己頭上的一縷青絲，一把剪下，丟於地上，表示自己的

意志，決不受任何人的勸解或譴責而更變！祖父母看到這裏只氣得目瞪口呆，再也無法可施。最後只得連聲歎氣，怏怏而回。外教人看見她剪去頭髮，都憤悻悻的說：「看呀！洋人的迷魂術是多麼利害啊！我們還能讓他們來此迷惑婦女麼？」

10 潛逃被獲

祖父母去後，她知道長此以往，決非上策，事情若不及早解決，將來只有愈弄愈糟。所以就與母親商議，決定逃到舅家去。於是暗暗收拾細軟，打成小包。一天晚上，乘衆人都睡熟了，帶着丫嬛，人不知，鬼不覺的偷出了大門，摸上大路，向着頂頭走來。她們指望着天明前，可趕到舅家，豈知出門不久，就遇到一道溪流，平日原不難涉足而過，現今雨後水漲，無法可渡，只得坐在岸旁，等候天明，再謀辦法。

次日早晨，那孩子不見房內動靜，又見頭門大開，知道她們三人已經乘夜潛逃，立刻鳴鑼集衆，分頭追趕。衆人追到溪邊，看見三人，都坐在那裏，就怒恨恨走上前來，一面惡聲漫罵，一面拳腳交加，將子東痛打一番。又把她帶的三會會衣，撕得粉碎，然後強迫她轉回家中，幽閉一室，派人日夜看守，以防再逃。

第二天，請了幾個强悍婦女，把她的母親，拖到船上，強迫她回頂頭娘家，不許她再來

安慰女兒。他們想：子東所以能不屈不撓，一定是神父及母親勸慰和鼓勵的結果。若把他們分開，使不通音信，她也許有回心轉意，答允結婚的一日，所以在強迫她母親回家以後，就對她說：你若再不結婚，以後總不許你得見神父，也不許你辦神工，領聖體。她毫不作難，慨然答道：「這有甚麼關係？我知道天主是全能的，又是全善的，我不能辦神工，他却能賞我發上等痛悔，同樣的可以赦我的罪，加我的聖寵。我爲基多淨配的緣故，甯死也不肯結婚，作你家兒媳！」

11 轉變 那個孩子爲得結婚的同意，硬法軟法，全都用盡，而子東依然心如鐵石，毫無轉變的傾向。孩子自己，却弄得如醉如癡，坐臥不安，幾乎生起病來。於是外教親友，都來替他設法，說行一種術法，拜某某菩薩，一定會使子東回心轉意，孩子聽了，也不願犯天主的誠命，也不管給傍人立壞表樣，果然走到菩薩跟前，叩頭頂體，焚香許願，按親友的話，一一奉行。到了晚上，指望邪法生效，就前來試探。晚飯一過，如初來那天一樣，顯出百般親暱，慢慢地挨近她身邊，說了許多勾引的情語。末末了就說：「妹妹！至少今夜，允我替你脫衣就寢吧！因爲你多夜睡在地上，真使我心痛難忍呵！」子東聽到這裏，忽然計上

心頭，就半笑地說：「好吧！但你必須先上床去！」他聽到這話，不禁喜得心花怒放，就爽快快的解衣上床，豈料剛一躺下，就有一個馬桶，飛撲而來，打在他身上，登時滿身黃金，臭氣難聞，桶蓋正打着額角，立刻鮮血迸裂。這一來，真使他胸中燃起一把無名火，霎時直衝三千丈，把從前愛她的熱情，都變成了毒恨的殺心。他立刻跳出床來，大聲叫喊，衆人聞聲而入，看見這種情形，真是啼笑皆非，只得引他轉入他室，解衣洗身，又替他裹好額角創傷。

這孩子換好了衣服，就拿了一根粗重的木棍，趕進房來，不問三七二十一，沒頭沒腦的向她打來，木棍像雨點般打在她身上，把她打得死去活來，若非衆人攔住，當場就會一命嗚呼。此後，他的恨心一時難消，每天見她，就是拳打腳踢，百般虐待。她受傷過重，病倒床上，到底她意志堅強，絲毫不變，雖然骨痛腰酸，內心却歡悅非常，不停的默想祈禱，把自己的患難和痛苦，全全獻給天主。又常跪在聖母瑪利亞，我們會祖聖多明我，及三會主保聖女加達肋納瑟納像前，哭求相幫，早脫毒手。但是那孩子的恨心發作，竟把這幾張聖像，撕得粉碎！

12 回家 菩薩及邪術，都沒有改變子東的心，一個薰臭的馬桶，却把這一樁可怕的糾紛解決了。那孩子自受了這醜陋的侮辱以後，竟把她恨入骨髓。一天，想起這事，不禁怒氣沖天，竟不顧一切，拿起利劍，衝進房來，想一劍把她砍死，以洩心中之恨。幸虧被父兄瞥見，連忙趕上，一手攔住她把劍奪去。這孩子見仇恨莫洩，立刻如瘋似狂，也不分皂白，竟和父兄相罵起來，口裏連罵帶哭，聲震全室。家中親朋戚友，都怕他從此癲狂，就決議將他們暫時分開。

第二天，他父親就把他送到福安城內，自己的一個親戚家去休息。可是子東却仍舊被囚禁一室，無法自由。但是她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任他們怎樣難為，自己只一心仰賴上主，堅信她的淨配基多，遲早必會救她脫此苦境。

那孩子在福安住了多時，已經恢復了常態，就走回家來，看見她吃盡苦楚，仍不變志，結果也惻然心動，就允許她的母親及神父，前來看望，自己也不再來囉唆，讓她平安度日。末了，竟贊成親族的提議，把她送回下邳，於是延長七個月的艱苦奮鬥，才宣告閉幕。但是讀者須知，上面所述，只不過一個梗概而已。因為這是七個月的工夫，我們這第一朵童貞

花，所遭受的，除了上述的欺騙引誘，與虐待外，還受了許多我們所想像不到的苦痛，若不是她出奇的勇敢和毅力，以及上主特別的保護，這枝童貞的玉簪花，恐怕敵不住世間的風吹雨打，毒氛薰蒸，早已夭折。

13 善生福終 回到了下邳，子東繼續度着貞靜的生活。每天祈禱，專務神生。她現在只有一樁遺憾，就是她的父親，還沒有接受信德的光照。但是經她努力祈禱及講勸的結果，終於使他回心向化，領洗入教。從此全家皈依真教，成一個模範的公教家庭。她的德行，邁經了長期艱苦的煅煉，早已達到超凡入聖的境界。她那冰清玉潔的靈魂，也充滿了愛主的熱情，射出聖德的光芒，就如酷日中天，照耀人前。

這位中華第一朵童貞花，世人再也看不到了。在長期風吹雨打之後，她越顯得晶瑩皎潔，芬芳馥郁，天主就從這涕泣之谷，把她移植天庭。在那裏，永遠向着基督，童貞之王，含芬吐馨。她的肉身，則葬在下邳故鄉。許多教友，不時的前來瞻仰，托其轉達，請求助佑。他們又相信大德者必有大能，因此她墓前的青草野花，常被人採取，當作治病去疾的良藥。

五 童貞的姊妹花

自從劉子東打通了守貞的途徑，踏着子東的芳跡，步武子東的後塵的，就不乏其人。現在把我們知道的兩位，介紹如下：

1 加大利納 這位貞女的姓名出身，生卒年，在教史上都沒有記載。我們現在也無法查考。我們只能把她爲守貞而奮鬥的史略，轉載如下。她是和子東同時代的女子，家住福安城內，父母都是教友。在一六四五年，她進了克己會，同時也就發願守貞。她的父親是個十分頑固的人，知道她有志守貞，便竭力反對。最初只百般誘勸，希望她改變志願，及見誘勸無效，就盡力難爲，數年之久，把她當奴作婢，末末了竟變本加厲，把她逐出家門，不認她爲女。好加大利納雖然受此虐待，心中仍舊不怨不尤，甘願爲天主忍受一切，被逐之後，靠自己十指，做些針黹，維持生活，過着貧苦的日子，終身保持童年的貞潔，完成了守貞的大志。她畢生愛主愛人，留下極好的榜樣。

2 繆瑪利亞 她也是劉子東同時代的女子，父親是穆洋的紳士，家道富有，而且奉教虔誠。她聽到劉神父講論守貞的道理，就決定終身過聖潔的生活。於是發願守貞，同時還

進了克己會。她是從小就許配了人家的，爲着守貞的緣故，曾使兩家發生過糾紛。但是她依從劉神父的主意，把自己的頭髮剪下，放在信內，差人送到男家去，爲表示自己守貞的決志，並請對方解除婚約。她的父親不願違逆天主的聖意，阻當女兒守貞的聖召，所以請了中人，從事和解，將男家所付的聘禮及首飾，全數歸還，同時還花費了許多銀錢，才把事情了結。但男孩子並沒有死心，他還企圖死灰復燃。

劉神父致命以後，清兵已完全佔領了福建。可憐她的父親，就在穆洋淪陷時，爲清兵所殺，家產也就被劫一空。俗語說得好，福無雙進，禍不單行。她的第二厄運又跟着到了。原來在解除婚約時，男家甚不甘心，尤其是那男孩子，始終戀戀不捨。他對於繆瑪利亞至今沒有忘情，現在見她家破人亡，認爲有機可乘，就再向她求婚，想她生活艱難，自己已有錢有勢，一定會同意，和自己結婚的。豈知她志堅如石，甯願貞潔貧苦，不願變志而富。男家見她堅拒不允，竟上控官庭，誣告她賴婚。昏官不問情由，就聽信一面之詞，當場宣判瑪利亞不得抵賴，着卽逾期出嫁。繆瑪利亞處此困境，急得有口難辯，她看見自己勢不能敵，只得暗暗潛逃，躲入山中，直到男家已經完娶，才放心回家。從此安貧度日，終身過着貞靜的生活。

六 結 語

因着這幾位貞女出奇的芳表，立刻引起了無數青年女子，風起潮湧地加入了童貞的隊伍，和惡劣社會環境，作壯烈的殊死鬥。她們用祈禱和克苦的工作，在那世風敗壞，人慾橫流的鯁鯁社會中賴着天主的聖寵，和自己的努力，得勝了一切。在脆弱的瓦器中，保全了童貞的玉璧。她們童貞的馨香，至今在盪漾着，浴濯世界活濁的空氣。

我們感謝天主，藉真福劉神父及諸位宣道士之手，給中華的童貞事業，奠下了穩固基礎。又從各種的環境，不同階級，各異的家庭裏，召喚了無數的青年女子，叫她們共同努力，來建築這童貞的象牙寶塔。到了現在，她們的人數，日益增多。（編者按：只現今福甯區內一童貞女的發源地，一童貞女之數，即達五百名以上。她們有許多，都已進入福甯聖多明我修女會，院址三都澳。該會為現任福州教省總主教趙公一手所創辦者）她們一面協助傳教事業，把天國的福音，帶進了傳教士不能深入的社會內層；一面又將她們的祈禱和克苦，如同馨香的祭品，獻給天主，從天上汲取聖寵的雨露，來澆灌這黃沙漠漠。尚待開墾的中華田園

願主基多，童貞之配，童貞之王，永獲光榮，永受讚誦，於無窮世亞孟！

第七章 教難

一 開始

福甯教區的仇教運動，早于一六三一年，宣道士會士來華時，就已經開始。最激烈的，要推福安城內。一六三五年——即劉神父致命前十三年——的一天夜晚，福安城內，陡起仇教暴動，許多外教人民，竄入堂內，摧毀聖堂，搜捕施會長及徐神父。幸虧他們早已聞風遠颺，未被戈獲。自此以後，仇教的運動，就隨着環境的變遷，及時代的轉移，日新月異的在民間開展着。因此來華的傳教士，常常提心吊胆的等候自己的末日。

福安人民攻擊天主教最得力的，是陳氏家族。他們在福安城內最有勢力，能領導全縣居民。族長陳光輝，為人兇狠，毒計百出。在他率領之下，仇教的運動，日益擴充，慢慢進到最激烈的階段。一六四六年，他們為激動居民仇教，聯合在通衢大街，扮演漫罵諷刺天主教巡迴戲。前面一人手執十字，代表基多，後面跟着大隊的人羣，用假面具扮粧老人、青

年婦女、和小孩子、其中三人，豐鼻碧眼，當作三個傳教士，一路上，不停的向青年婦女，做着種種卑鄙無恥的舉動，說許多淫穢下流的話；勸她們不要聽父母的命，應該守貞不嫁，好和他們私通往來。又說這是天主教最神聖的誡命，是天主親自頒佈的，人人都有聽從的職責。聽從的人，必升天堂；否則，便下地獄。傍人則哈哈大笑，拍手稱快。因着這個巡迴的諷刺戲，居民仇教的情緒，果然給白熱化了。但是教友却個個信德堅固，毫不動搖。

二 陳伯鐸為主致命

一六四六年，清兵入關，定鼎燕京，席捲江北諸省。不久，南京淪陷，弘光北狩，于是江南各地，宗室親王，各擁兵自立，抵抗清兵南下。這時唐王聿鍵，也正位福州，號稱隆武皇帝。他雖然愛護聖教，却沒有領洗。但他的首相黃道周，却是一位教友，聖名耐奈務斯。當時施會長，見福安教難日益漫延，就派徐神父來福州謁見，請求保護。首相立刻發下詔書，令福安知事，嚴禁外教居民，無端攻擊天主聖教。這命令一出，教難果暫時停息。不久，隆武皇帝，派遣巡閱使，視察全閩。當他來到福安時，外教紳士，又乘機活動，在他跟前，

控告教民，作奸犯科，種種不法；並控告傳教士，煽惑婦人女子。時巡閱使不知內中底蘊，不敢遽下判斷，就傳令雙方，擇日當場辯論，看看孰是孰非。教友一接到命令，就同心合意的日夜祈禱，懇求上主助佑，辯論之期一到，請了陳伯鐸前往。他是個正直大方，讀書明理的人。雖然新入聖教，然而事主虔誠，熱心出衆；又是聖多明我會第三會會友，能說能辯，口才超羣。辯論的時候，他引經據典，證明天主教的真實，以及當教當奉的理由；同時還駁斥民間，對天主教的謠言與誹謗。他一席話，把外教人駁得體無完膚，啞口無言。巡閱使聽了，非常滿意，立刻宣判說：「天主教教義神聖，教規聖善。傳教士概屬品學兼優之士，信徒亦是奉公守法之徒。爾等居民，不察真相，以致流言誹謗。本使洞悉詳情，今特重申前令，嚴禁居民，無鵠放矢，攻擊聖教。若再滋事生端，定當依法究辦。」他宣判完畢，就退出公庭；同時還邀陳伯鐸至後齋小談。當時教民，莫不額手稱慶，感謝天主；而外教人則惱羞成怒，尋求報復，把陳伯鐸看成眼中針，肉裏刺，非除去不可。當下看見他還留在署內談話，就遣派十幾個年富力強的青年，手執棍棒，在他回家必經的路旁埋伏。等到傍晚，才見他獨自一人，匆匆而來，一聲叫喊，十幾個人如狼似虎的跳出來，拳打腳踢，棒棍交加，把他打得臂斷腿折，摔倒於地；眼耳口鼻，血流如注。衆人見他氣息奄奄，一闕而散。陳伯鐸昏

暈了許久，才醒悟過來，想勉強掙扎着走回家，無奈受傷過重，不能站立。結果，只得連手帶足，匍匐爬行，回到家裏。第二天，便打發人請徐神父來傅油。以後還活了四天，雖然疼痛難忍，却是神樂非常。第五天，才安然去世。

陳伯鐸既死，外教人還不滿足，依恃自己人多，也不願巡閱使及縣官的護教命令，到處搔擾，擁入神父的住宅，把所有的東西，搶劫一空；竄入聖堂，將祭具經本，祭台跪凳，搶去的搶去，折毀的折毀，所留下的，有耶穌及聖母聖像各一張而已。他們這樣橫行，巡閱使及縣官，見有自己兵力空虛，也無法阻當。所以不久，穆洋也發生劇烈教難，傳教士只好日藏夜行的，盡他們傳教的責任。

三 福安城兩次浩劫

一六四六年，順治三年，清兵攻入福建，佔領延平，隆武帝倉卒出奔，在汀州被執，解返榕垣，絕食而死。這時給事中劉中藻，還擁有兵力，駐紮穆洋，見福州淪陷，皇帝殉國，就打算佔領福安，好與清兵死抗。那時福安人民，都以爲大事已去，頑抗無益，所以拒絕不

納。中藻大怒，立刻下令攻城。城破以後，便大事屠殺，以作報復；並且放火燒城，全城三分之一，夷爲灰燼。這時教友們都躲在聖堂裏，誦經祈禱。亂兵淫擄焚殺，無惡不爲。那些外教婦女，平日自謂看重貞操，這時卻毫無抵抗的，讓他們隨意侮辱。但奉教的婦女及貞女，却甯死不從。這事傳出後，人都驚奇不已。

劉中藻進城後不數天，清兵便進迫福安，像秋風掃落葉似的，摧毀了中藻的兵力。清兵進城後，又是一番大屠殺。這時的福安城，真可說是屍積如山，血流成河；而文人士紳，遭殃更大。當時教友多已逃入山中，等到出榜安民，才陸續回城。所以這一次，他們並沒有受到很大的損失。

兩年前，徐神父曾被外教人打傷心頭，受傷過重，立嘔鮮血。嗣後兩年之久，未嘗痊癒，不時嘔吐鮮血，這時，回到雙洋，舊傷劇發，一時病勢危殆，臨終在即。劉神父聞信，急速前來，給他傳聖油，助善終。正當清兵耀武揚威進入福安時，這位勞苦功高的傳教士，便平安去世。他一生四處奔波，風塵勞頓，宣傳福音，如今正是他榮膺天賞的日子。所以他死後不久，劉神父便得了默啓，知道他的靈魂，並未經過煉獄，便一直升了天堂。

四 禁教諭令

滿清在福安城的政權，既經穩定，外教人又開始與風作浪，反對天主教。他們當時得了一個極好的機會，原來明朝末年，山東的白蓮教徒造反，焚掠劫殺，毒饑所經，房舍爲墟。朝廷派兵進剿，七個月之久，才把他們完全平定。等到清兵入關，他們又乘機而起，使清兵受到嚴重的打擊。因此，把他們恨入骨髓，此後凡是白蓮徒，一經擒獲，立卽斬殺。同時，清廷頒發諭令，禁止人民參加。若有故違，定殺無赦。清兵佔領福建後，這道諭令，也隨着軍隊，傳遍了全閩。當時陳光輝得悉此訊，便率領本族紳士，聯合鄉鎮首事，聯名上訴，說白蓮教應當禁止，天主教更該嚴禁，因爲天主教的傳教士，到處煽惑良民，不敬祖先，不孝父母，還迷惑青年女子，傷風敗俗。凡此種種，實足以摧毀國家基礎，擾亂社會秩序。若不及早禁止，將來爲害非淺。這一串無稽的言詞，竟把縣官哄得全信無疑；就在禁止白蓮教的詔令下，加批數語說：「查得天主洋教，教義乖張，教規敗壞，有礙風化。嗣後嚴禁傳佈，傳教士着卽驅逐，」就在一六四七年，順治四年八月九日，將諭令張貼於四處城門，以及通

衢大道。告示一出，外教人都歡欣鼓舞，立刻紛紛出動，協助官兵，捉拿教士。施會長爲人機警老練，才風聞此訊，就逃到頂頭。臨行叫教友把聖堂內懸掛的聖像，及各樣器皿，一齊藏好。只留下一塊書有「聖母堂」三個大字的木板牌額，仍舊懸在聖堂門口。這時恰好劉神父也在頂頭，兩人就在那裏，平平安安住了兩個多月，毫無阻礙的做着傳教工作。

告示張貼的次日，縣官親臨聖堂，視察一切。豈料開門一看，聖堂內已空無所有。所見者，只有門前的一塊木牌而已。便命人卸下，將雙扉緊閉，貼上封條；然後得意揚揚的回到衙門裏去。

原來惡人自有惡報，攻擊聖教會的仇人，差不多都沒有好收場。天主不但將要罰他們在地獄裏，永遠受苦，有時在世界上，也就加以利害的顯罰，像陳光輝就是這樣的一個。他控告傳教士，難爲教友，正在自以爲得計，意氣洋洋的時候，忽然晴天霹靂，自己也被人告發，經法堂嚴審後，竟被判處死刑。到了法場，行刑時，刑役先將他的兩臂砍去，然後對準他的頸項，手起刀落，頭如瓜滾，登時鮮血直衝，身倒地上，靈魂受天主的嚴格審判去了。

第八章 被捕與審問

一 被捕

施會長和劉神父兩人在頂頭，平安無事的住了兩個多月，有一天，福安城外一個教友，病重垂危，派人到頂頭請神父付油，施會長親自出馬。因為他來華多年，福安附近的大道小徑，無不熟識，所以平安無事的來到病人家裏，聽了告解，付了臨終，送他平安的去世。次日，還爲他獻了安所彌撒，最後又降福了他的墓穴，才回到頂頭。但是不久，這家又有一個婦人臨終，施會長就命劉神父前往，不過叮囑他，小心謹慎，行路尤當留意，因爲外教人已經四處佈下羅網，一不小心，就會落到他們手中。當下劉神父領了會長的教訓及降福，叫一個青年教友，名叫張若望的，背負包裹，一同出發，平安的到了病人家裏，施行臨終聖事後，就寄宿在那裏。次日，又給同村的別一個教友付油。回來時，劉神父打發張若望到城裏去辦理一件要事，自己却請了一個外教人。背包裏，打算回到原先的病人家裏去。他走路的時候

候，頭上戴着一頂中國式的草帽，遮着臉孔，免人發覺。豈知走到一條兩山相夾的羊腸小道上，忽然對面來了一陣喝道呼叱的聲音，只見十數個兵勇，簇擁着一乘官轎，耀武揚威的邁道而來，原來是駐紮福安城的營官，到廟裏進香，打此路過。他們行近身邊時，一個兵勇，不問情由的，突然把劉神父的草帽拿去，這一來，就發現他是福安縣所通緝的西洋傳教士，立刻把他逮住，帶到營官跟前，稟明了原委，營官即命停轎，問他是甚麼人，來此幹甚麼，劉神父直認不諱，說自己是天主教的傳教士，到此來盡傳教職務。營官命兵勇把他反捆起來，連那個外教人也一同縛好。那時正是一六四七年，順治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十時左右。劉神父當時就得天主默啓，知道這次就當爲主捐軀，不禁喜形於色，歡呼說：「感謝天主！這次我就要爲主獻上我的性命！」

到了廟中，營官行過祭祀，就命手下搜查神父通身上下，看有沒有金銀什物。豈知一個銅幣也找不到，只在他的胸前，找着一個象牙苦像，這還是他在巴佈央傳教時，別人送給他做紀念的。營官見沒有發財的機會，很覺失意，就命把他帶回衙門，聽候處置。

二 第一次審訊

聖經上耶穌說：「人要提你過堂，你不要預先思慮說什麼話，到那時候，給你們什麼話你們就說什麼話。因為說話的，不是你們，乃是聖神！」這話，我們只要翻看聖教歷史，就知道如何在致命的人身上，至全應驗了。如今也同樣的要在真福劉神父身上應驗。

營官回到衙門，立刻更衣坐堂，命劉神父跪在階下，先問明了他的姓名，籍貫，然後又追問天主教各種問題。劉神父毫無畏懼的隨着聖神默啓，一句一句的回答。營官命解開包裹來看，只見這些從未見過的東西，命他說明每件東西的用途。劉神父便一一加以解釋，還不時講解聖教要理。營官聽了，不但不加反對，反笑容可掬地側耳靜聽。劉神父解釋完畢，就隨手從包裹內取出一本要理問答，遞給營官，他接了上去，隨便翻閱了一遍，就放在一旁。經過了這一番審問以後，營官知道這宗案件並不關係軍事問題，自己可以不必過問。命兵勇把劉神父和他的包裹，一齊送到知縣衙門，憑他發落。

三 知縣的審問

知縣自出佈告以後，就日夜盼望能拿獲全部的傳教士，處以死刑，把天主教一鼓消滅。那天，聽得營官捉到了一個，心中十分快慰。現在營官把他交給自己查辦，更是喜出望外，便立時穿著，耀武揚威的升堂高坐，兩旁站滿了兵丁衙役，命人把劉神父帶來，跪在階下。先照例問明了姓名、籍貫、和職業，然後問他說：「你既是西洋人，為何來我中國？究竟爲什麼？日常起居、飲食，又在何處？」劉神父答說：「我雖是西洋人，却奉了上主持別的遺派，到貴國來宣傳正道，使人人得識真教，好救靈魂。可憐許多人民，竟受了魔鬼的哄騙，不但不肯接受真道，回頭向正，反千方百計的反對，種種胡作亂爲，將來難免要下地獄，受永遠的苦，真是可惜！若論我的房屋，就是世界，青天爲房，大地爲床。我既是奉上主的命傳教，上主必給我衣食。我走到那裏，飲食居處也就在那裏。」知縣問到天主的誠命，紳士的誣告，以及民間的流言時，劉神父就把聖教各端道理，詳細講解了一番。最後還結論說：「我們傳教士遠涉重洋，來到貴國，非爲金錢財帛，也不是求世間的光榮。我們所願望的，只是救人靈魂。因爲貴國人民，也是上主所造所贖，是我們的兄弟，將來也當升天享福。所

以我們才不辭辛苦，來此宣傳教義，使人入認識正道，崇奉真教，得救靈魂。紳士的控告，民間的流言，都是誣言誹議，毫無根據。閣下身爲知縣，是一縣的首領，是人民的父母官，理當詳察實情，不可偏聽一方流言，妄加判斷。我並不得懼刑罰，世界的刀劍釜鼎，我求之不得，世間的刑罰，甘之如飴。因爲這些都是上主的恩賜，是我身後永遠光榮幸福的根由。就如黃金須經錘打火煉，才能光輝奪目，天主的忠僕，在世也必須身經痛苦，到了天堂，才能光耀美麗。」劉神父這一席言語，說得慷慨激昂，淋漓痛快。若是縣官胸無成見，平心省景，自不難醒悟明白。無奈他成見太深，牢不可破，所以這番至理名言，得不着半點效驗，只徒然增加他的惱惡及仇恨。但是他知道自己並無殺人之權，雖然能判處死罪，必須得到皇帝的御批下來，才能執行。正在左思右想，無計可施的時候，忽然憶起戰時營官有殺人之權，何不假伊之手，置斯人於死地，豈非大妙？於是急急草好文書，差人把劉神父送回營官那裏，文書大意是說：「查得該犯，多年來，奔走福安、雙洋、頂頭等處，專事傳佈邪說，煽惑良民，不敬國神，藐視禮義，不祭祖先，不孝父母，危害社稷，擾亂安甯。而且外示仁厚，內懷狼心，施弄邪術符咒，魅惑青年婦女。種種罪孽，擢髮難數，今爲殺一警百計，此白稱天主所遣派之宣教師，宜速處死！」

四 營官再審

衙役帶着文書，把劉神父及他的包裹，仍舊送回營官衙門。營官見他回來，有意再來一次嚴格的敲詐，便以搜查爲名，命兵丁把他的衣服通通脫光，看有沒有金錢。那些兵丁，只得命令，就一齊動手，把他全身衣服，統統剝去，連他包裹陰部毒瘡的布片，也解了下來。劉神父自小即冰清玉潔。進會後，操修貞德，更是努力，一言一思，從不苟且。這次竟當着大眾，赤身露體，一時羞惡之情，真是難說難描。但他轉念一想，吾主耶穌，萬王之王，被人鞭笞時，也是赤身露體。到加爾瓦路山上，在萬目共睹之下，還是一絲不掛的懸在十字架。我道小小蚊蚋，還敢說不能忍受麼？於是大發勇敢，神色泰然的隨兵丁擺佈。但是這次嚴格搜查的結果，還是一無所得，那營官雖然愛錢，爲人却還正直，不肯隨和知縣的意見，因此，寫了回文，發還知縣，說：「在此人身上，找不出半點罪名。他惟一被控的理由，就是因爲是天主教的傳教士，但這事並不能問成罪名。天主教不但沿海各處都有，就在北京也有，而且聖上與王公大臣，不但不予以禁止，還力加保護，斯人既無罪名，死刑宣判，予不敢與。」接着就命人把劉神父仍舊送回知縣衙門。這營官所書的無罪判決，並不能免他一死。

原來外教人風聞劉神父被捕的消息，就盡力賄賂知縣，必須置之死地而後快。

五 第四次審問

那知縣寫了文書，送劉神父回到營官那裏去，原想處他死刑，了自己的心願，豈料事與願違，見他平安無恙的送了回來，而且還帶着無罪的判詞，一時羞憤交集，立刻升堂，令衙役把包裹打開，聲色俱厲的盤問各種祭器的用意。只見劉神父不慌不忙，一一加以解釋。他措詞委婉，態度從容，且不時乘機講些聖教要理，聽者無不動容。當衙役拿着麵餅盒子，及小麵餅，劉神父向他們講解聖體奧義時，知縣就帶着諷刺的口吻，對他說：「好一個嘴刁舌滑的宣教師！你做的時候恐怕不似你現在所說的把？這裏面一定有邪術藏着，不然怎能迷惑人心，令人死心貼地的賓服，信奉你的邪教？聽候你的驅使呢？」衙役拿着葡萄酒時，知縣即把酒拿出來，自己把路管了一嘗，讚不絕口，說這酒甘甜可口，品味甚佳。但不肯多飲，因為怕這酒內也有邪術藏着，飲多了難免不受其害。最後劉神父拿起苦像，高舉起來，大聲向衆人說：「這是天主聖子被釘十字架的苦像。他爲着愛人的緣故，特從天降下，誕生

成人，爲消滅人類的罪惡。使我們脫罪成聖，將來獲得永遠的厚報。他原是世界的創造者，本可用君王的尊嚴，威臨世界。但他爲使人更愛他，更容易親近他的緣故，情願捨棄了一切尊榮，到世上做一個貧窮的人。又爲教人忍耐世苦，親身給人立下謙遜神貧的榜樣。他選擇了最貧賤的地位，三十年工夫，過着木匠生活。而且末末了，受盡了痛苦慘刑，死在這羞辱的十字架上。」這一段動人的宣講，爲這個滿腹俗見的知縣，不過是水潑頑石，那裏能入牢點？劉神父講解完畢，天色已晚，知縣退堂，令衙役把他送到監裏，明日再審。又吩咐獄官，小心看守，怕他玩弄邪法，夜半脫逃。

當時福安城內，有一個教友，名方濟各，是讀書出身的，家中有錢有勢，平日見義勇爲，喜歡救人急難。一知道劉神父被捕，就立刻趕來，設法營救。他走進衙門時，劉神父正開始解釋各項祭器的用意。最後，他聽到知縣傳令將劉神父下監看守，便挺身而出，高聲辯護說：「天主教並不是邪教，傳教士怎麼能指爲迷惑良民的巫士？在全中國，連在北京不是都有天主教的教士麼？皇帝及王公大臣，都不加禁止，而且還力加保護，知縣怎能禁止和無故的囚禁傳教士呢？」況且這位傳教士，已經營官再三考察，判爲無罪，知縣又怎能違聽一面之詞，下他於獄呢？」那昏官聽得不耐煩，就呵叱道：「這不干係你什麼事！你不必來過問

。我已從各方獲得確鑿的憑據，知道這位傳教士，已經罪不容誅。」他也不待方濟各回答，就立刻退堂。第一天的審問，就如此宣告結束。

却說那管監的獄官，到是個天良未泯的人。他知道劉神父是個無辜的傳教士，不肯另外難爲，就把他關放在特別的獄室，裏面原有個囚犯，有床有被，所以這天晚上，真福得和他同床共被，平平安安的過了一夜。

第九章 嚴刑拷問

一 酷刑

次日一早，天色微明，知縣就穿著升堂，命衙役把劉神父提出監來，跪在堂前，厲聲問：「你爲什麼要宣傳這邪惡不道的宗教，來迷惑無知的良民呢？」劉神父答：「並非天主教邪惡不道，乃是現代人心不古，信口誣枉！天主教美善神聖，非其他宗教可比，是世界上唯一當崇奉的真教。你若不信，但看今日中國，有多少文人學士，碩儒名彥，崇奉聖教；他們行清志潔，節操超羣，是決不會附和邪道的。他們信奉聖教，正可證明聖教真實神聖。誰不信奉聖教，將來必下地獄！」昏官聽說，勃然大怒，立刻命用大刑，刑役答應一聲，便一齊走進來，把劉神父按倒在地，脫去鞋襪，取過兩塊長約五尺，寬約二寸，一寸來厚的竹板，夾在他兩腳的跗骨與脛骨之間，先將一端扎得牢牢的，然後用力把別端慢慢收緊，竹板就漸漸的嵌入跗骨與脛骨間的空隙內，直到竹板貼合，兩骨完全分開才停。這是當時法堂上的私

刑，受刑者的疼痛是筆墨難以形容的，霎時會昏暈過去。劉神父原不認識這刑的利害，所以毫不介意，豈知竹板漸嵌漸緊，劇痛也漸漸加烈，他生平習慣克苦，別人受不了的疼痛，爲他都不算一回事；可是這次的痛楚，算他忍苦超人，要再延長一分秒也不能，他幾乎失聲，喊痛求饒。但忽然獲得聖寵光照，知道這是在仇敵的長官跟前，爲證明自己的信德而受苦，萬不能絲毫退讓的表示。於是趕緊哀求天主說：「主！扶助我吧！我支持不住了！」他一唸完此經，頓覺神力增加，能安然忍受了。這可怕的酷刑延長到兩小時之久，直到兩塊竹板完全相貼，腳與小腿分開已有一寸多闊，只剩皮膚與脈絡相連。這時昏官尚用昨天神父答覆的話，刺諷他說：「今天這個痛苦，不是成了你的光榮和幸福麼？」神父毫不氣餒的答應說：「不錯！這酷刑爲我的肉身，固然極其痛苦，但是爲我的靈魂，實在是光榮及幸福的來源，因爲這樣能師法吾主耶穌，被釘十字架上受苦的榜樣。」昏官就對刑役說：「既是這樣，就給他更大的光榮，更大的幸福吧！」刑役會意，立刻取過一根棍杖，在他的腳上，盡力痛打了二十下。原刑已不可當，再加上這二十下的杖擊，真是痛不堪言。但劉神父仍慮之泰然，半點哀痛呻吟的聲音也沒有。衆人看見如此，都驚奇不置。那昏官却心硬如石，竟命他抬起頭來，要瞧一瞧他的臉容。真福立時用兩手撐着地，抬起頭來，向堂上望了一望。衆人見

了他的臉上，仍舊堆滿着怡然的容色，半點慳感煩惱也沒有，越發詫異。昏官以爲是邪法使他不覺疼痛，又命刑役拖着他的雙腳，在法堂上走了一週。劉神父在萬苦中，只是一心仰合天主聖意，感謝天主，賞賜自己能爲他的聖名受這般酷刑。走完一圈以後，知縣才命刑役放開竹板，兩骨分離已久，現在突然的會合，其痛苦比初分開時更大。但這也不能使劉神父呻吟出聲，這慘酷的刑罰，就好像不是施在他身上一樣。

二 甘言誘勸

知縣見酷刑不能使他屈服，就想用甘言密語來勸誘。於是堆下滿臉笑容，假仁假義的說：「剛才施用大刑，實是萬不得已，本知縣亦甚不忍。可是你出奇的勇敢，及耐苦的精神，本知縣却已看得很清楚，心中不勝欽佩。若是你肯背棄邪教，那更顯得你是個有見識，曠時務的俊傑。本知縣不但從此停止施刑，放你自由，而且要在本省巡撫修公（號國鼎）台前，盡力保薦。以你的勇敢及明智，將來高官顯祿，易如反掌。那時前程遠大，本知縣沾有餘光，倘你仍然固執不悟，不聽善勸，本知縣超生乏術，只得按法從事！」劉神父聽了，就答應

說：「多謝知縣大人一片好心！尚請聽我一言：世界的日星山河，五穀百菓，飛禽走獸，以及犧牲的人們，都是上主所造。就是權力光榮，金銀財帛，也都是上主所授。這一切既都是上主所造所賜，就應當爲上主的光榮而使用。相反，若用上主所賜之物來得罪他，或因着受造之物而背棄他，豈不是倒行逆施，不忠不孝，犯下彌天的大罪？世間爲臣爲子者，對自己的君父，尚不敢不忠不孝，何況我對於至尊無對的造物主，怎敢犯下這彌天的大罪？我從小領洗，已經發了誓願，要終身侍奉天主。你該知道，我們傳教士，所以情願丟棄現世的一切幸福，背鄉離井，梯山航海，來到這萬里外的中國，並不是爲了榮華富貴，乃是爲着救人靈魂，使人人能得認識天主，信奉真教的大益，將來同膺天賞。可憐此間人民，竟有許多固執不信，而且誣枉我們，難爲聖教。但是我們做傳教士的，仍舊不怨不尤，還是盡我們的力量，宣講真教，這樣，到末日的公審判時，他們也不能以無知無識，來辯護自己的過惡。他們說我們迷惑青年女子，叫她們拒婚不嫁，這話顯係毀謗之詞。須知男婚女嫁，是天主教七件聖事之一，請看教友中的青年女子，誰不出嫁從夫，爲人妻室？我們何曾反對？相反，我們還親自給她們祝聖婚配，求上主賞他們夫婦齊眉，白首偕老，來日子孫纒膝，福壽雙全。只有少數年青女子，她們爲了天主的光榮，聖教會的利益，才立志守貞。這樣，可以脫離家務

連累，貞身潔心，一心一意的事奉天主，做些光榮天主，協助傳教士的工作。這完全是她們情甘意願，毫無勉強，怎能說迷惑欺騙呢？你們又說我們傳教士，教子女不該孝敬父母，不該遵他們的命令，這事也是憑空虛構，信口亂說的。須知天主教有十條誡命，其中第四誡，就是命人孝敬父母，遵聽他們的命令。誰若違反這誡命，有時生前就受顯罰，死後還要下地獄。只是父母違背正理，相反天主的命令時，子女才不該聽從，而且也不能聽從。因為天主是人類的大父母，比父母更尊大，所以我們應先聽天主的命。至於說我們教友不敬祖先，這也是完全誤解。若是為孝敬祖先，因而設立靈牌，燒香供祭，為教友固然是絕對禁止的，因為不但是異端行爲，為天主所嚴禁，而且為祖先也毫無獲益。真的孝敬，並不在此。天主教為這敬愛祖先，自有他的聖善辦法，就是命令子女，為已亡祖先的靈魂，唸經祈禱，幫助他們早脫煉苦，升天享福，這樣，才可說是真孝敬。至論敬愛先代聖賢，也是聖教會所特別注重的。聖教會常以莊嚴隆重的禮節，封他們為真福，或將他們列入聖品。但是教友能用公開儀式來敬禮的先代聖賢，必須先經聖教會敕封才可。因為經過了聖教會不能錯誤的敕封，我們才能確實知道他們已經在天，享見天主，能夠享受我們世人的敬禮，能夠為我們轉求天主，賞賜我們恩典。至於外教的先哲先賢，是我們所不能敬拜的。因為他們沒有棄邪歸正，崇

舉真教，死後說不定下了地獄。下了地獄的靈魂，不能承受我們的敬禮，更不能爲我們轉求，邀獲天主的降福。至於知縣大人所誘勸的話，我可以老實告訴你吧：在這世上，我不貪求任何高官顯爵，權力光榮。今天就是把皇帝的蟒袍，披在我身上，讓我身登九五，我也要把它棄若敝屣。至於爲愛上主的緣故，我願受百般苦刑，你儘管加給我更殘酷的刑罰，我相信在上主聖寵扶助之下，我必能甘之如飴，並且還要欣然忍受到死，毫無怨言。但我決不能背棄我的天主！」這番詞嚴理正的答覆，真可和聖教史上許多致命大聖人的辯詞相媲美。他們在殘酷的長官，或仇教的君王跟前，在刀劍釜鼎的威脅下，還能侃侃而談、而且詞理磅礴，雖歷經千秋萬歲，仍舊凜凜然有生氣！這也證明了人若謙虛自下，不恃己力，單靠天主的聖寵，爲天主慷慨而犧牲，是怎樣的歡喜賞賜他們聖寵，叫他們在萬苦中，仍能不屈不撓的，承認自己的信德，叫他們的言談，理真氣壯，壓倒羣仇，來應驗聖經上的話說：「我將給你們口才及明智，叫你們一總的仇敵，都辯不住，駁不倒你們。」

三 再度審問

知縣聽了劉神父這番慷慨激昂的答覆，急得無法應付，不覺老羞成怒，立寫命刑役再用大刑，看他還敢強嘴？刑役大喝一聲上前，先拖起他的雙腳，在公堂上走了一迴，然後把他掙倒在地，用棍在他的腳上，重重地責了二十板。當時神父靜忍無言，而且一副天神般的容態，仍舊留在臉上。知縣又命他站起，走到自己跟前，神父就應命起立，毫無猶豫為難之狀，一直走到知縣跟前，如同沒有受刑似的。這次不但刑役及旁觀的人，都嘖嘖稱奇，就是知縣自己，也非常驚異。這時，營官恰好因事來見知縣，看見神父受此酷刑，心中很覺不忍，就勸他順命背教，免再受苦。隨又轉眼一望，瞧見一個衙役，手裏拿着神父的日課經本。他就取了過來，遞給神父，叫他唸一段給自己聽聽。神父應命接過，隨手一翻，正翻到聖女加達利納負真的致命史略，自己先唸了數行，不覺眉飛色舞，那一種喜悅狀態，真是難說難描。營官見了，連忙問他為何如此喜悅，神父指着經本說：「這一頁正是敘述非洲亞歷山大城內一個貞女的致命經過。這位貞女，原是出身望族，家道富有，門第貴顯，而且是個品貌秀麗，聰明伶俐的女郎。從小就讀書明理，精通格物。像她這樣多才多藝的佳人，要求世間的

光榮福樂，真是易如反掌，但是爲了天主的光榮，就在他青春年少，富有作爲的時候，當願犧牲了世間的一切，不願背棄天主，違犯他的致命，因此備受酷刑，致命而死。由此可證，天主教實在真實無妄。而且我敢說，不但古代無數的文人學士，崇奉天主公教，就是目前中國的許多翰林進士，做大官、封顯爵的，也都把它奉爲真傳。他們通曉事理，爲人正直，若天主教荒誕不經，或邪惡不道，他們如何肯信奉呢？須知世間只有信奉天主聖教，遵守天主戒命的，才能得救靈魂，獲升天堂。誰若聽悉真教道理，仍然置若罔聞，怙惡不悛，崇拜泥塑木雕，將來定下地獄無疑！」

四 杖刑

縣官聽到這裏，不覺怒氣填胸，再也聽不下去，立時命他停嘴，令刑役再重二十大板。刑役應命上前，把神父一手揪按在地，扯去他的褲子，輪起大板，在他的臀部，用力痛打。神父看見剛才分骨的酷刑，尙且忍受過了，現在這種杖刑，諒必不很利害，因此不大介意。但是天主要他知道，前番的輕快忍耐，全是聖寵扶持所致，所以這次杖刑的利害，叫他全覺

來。當時他伏在地下，疼痛難忍，巴不得立時結束才好。二十板打完，神父已是受傷過重，連穿褲子的氣力也沒有了。結果還是刑役把他扶起來，替他穿好。

五 進監

真福劉神父這天受刑受審經過，中國第一位主教羅公文藻——那時他還是宣道士會的初學生，曾經目睹親聞。在進行列真福品時，他曾出庭作證，下面記載的，就是他的話：「那時官仇教心切，決意要殺死神父，所以杖責以後，就喚獄官上來，厲聲的囑咐他，將神父關在最黑暗的獄室中。室是專為死犯而備的。又令將他兩腳加上銬鍊，晝夜不釋。同時嚴禁外人送飯送食。他囑咐完畢，就立刻退堂。」

這時劉神父傷痛利害，由刑役扶着進監，獄卒接了過來，就給他銬上鐵鍊，不管死活，把他推在一間暗室內。晚上無被無床，只有稻草一堆。劉神父躺在上面，可憐又餓又冷，潮濕之氣，陣陣上衝。到了半夜，瘡傷迸發，自腰以下，開始發腫，兩腳尤其痛得難忍。神父在這種艱苦裏，仍舊神樂非凡，感謝天主，給他這般苦痛。

和他同監的幾個囚犯，看見如此，也都惘惘不忍，就到獄官跟前，替他求情，請他解去鍊铐，准和他們同睡，庶可免受寒冷。獄官聽了，也不覺怦然心動，立刻允准了他們的請求；只是叮囑獄卒，當知縣來巡視時，便當铐上鐵鍊，關在暗室。

同囚的監犯，全都動心同情，可憐神父的苦痛，欽佩他的勇毅。同時，還盡力供給他的飲食，免他受飢挨餓。劉神父看見他們如此好心，憐憫自己的苦痛，就立刻攬任這個良好機會，向他們宣講聖道，勸他們忍受監獄痛苦，說現世的患難，爲肉身固然難當，但爲靈魂，却有極大的益處。因爲忍受肉身的痛苦，却能洗滌靈魂的罪污，消除本性的邪情偏私。可惜世人，不明此理，所以嫌惡艱苦，躲避勞碌，一隨從本性的偏情和嗜好，貪想世間的安逸快樂，結果陷入更大的患難，更重的愁苦。衆人聽了這一番話，便都點頭稱是。」

六 熱心的救濟

知縣雖然願意用禁食的毒計來置劉神父於死地，但天主自有他奇妙的安排，保全自己忠僕的性命。這時城內，有一個教友，名叫斯德望，雖然家道貧窮，度日艱難，但是事主虔誠，爲人厚道。妻子瑪爾大，更是個熱心教友，喜歡救人貧乏。他聽到劉神父被捕入獄，備受慘刑，心中着急萬分；又知道他在監內，無人服事，而且缺衣少食，心中更是不忍。就天天把自己勞苦賺來的食物，節省一份，叫自己的丈夫送去。起初幾天，倒也平安無事，豈知不久，就被縣官察覺，立刻把他捉住，厲聲責斥了一番，並令衙役重重的責打二十大板。最後還嚴禁他，不得再充這個差使。斯德望知道是爲天主，及監內神父的緣故，也就欣然忍受，毫無怨尤。

斯德望受了痛打以後，再也不肯進入監門。那時，他有一個弟弟，雖然尙未入教，爲人却有好心。瑪爾大見丈夫不肯再往，就想差他送去，這樣可以遮掩人的耳目。他經過嫂嫂的一番勸告，就欣然接受了這個差使。此後每日不辭勞苦，送飯送菜，殷勤異常。劉神父得受

他的恩惠，自然感激非凡。神父致命後的第四年，他得了重病，看來不久人世了。一天，忽然瞬開眼，連聲喊叫，說要領聖洗，差人去請神父。神父來到後，先給講明了主要道理，然後給他付洗。這時，他就合掌閉眼，平平安安的去世。傍人見了，不勝詫異，都相信是劉神父報答他的恩情，在天堂上，爲他轉求，賞他這個回頭領洗的大恩。

第十章 監獄生活

一 德行和宣講

真福劉神父從進監到致命，一共過了兩個月的監獄生活。在這兩個月中，德行日進千里，還繼續盡着傳教職務。原來在監獄裏，有許多囚犯，劉神父每天給他們講解福音。因他聖善無瑕的榜樣，感動人心的勸語，許多硬心作惡的凶犯，都歸化向善，領洗入教。

神父進監後第十天，福安城內有一個姓郭的青年教友，聖名多明我，因着財產糾紛致訟，被判入獄。直到劉神父致命之日，常同劉神父住在一起。因此神父在監的一切言行，以及勸化囚犯的經過，他都曾目睹耳聞。進行劉神父列真福品時，他也被請作證。因此關於劉神父的監獄生活，我們只要把他的話，寫在下面就夠了：

「劉神父對一總人的靈魂，常有極大的愛情，因此，不但在傳教的時候，救人靈魂，極其努力，就是在監獄內，還是如此。他常尋找機會，給囚犯講解聖教要理，引他們棄邪歸正

。犯人中有動心回頭，願意領洗入教的，他就命我相幫，天天教他們經言要理。有時我因為疲倦遲慢，或顯出不樂意的樣子，他就重重地責備我，叫我「懶鬼」。

受了鞭撻酷刑後，全身疼痛至極，臀部及腳上，尤其痛得利害，甚至發腫發炎。但他毫不掛懷，一有空閒，就默想祈禱，唸經不輟！他本願尊守玫瑰省的會規，夜半起身唸晨經，可是沒有日課經本，同時又怕激起傍人的反感。因此等到天色微明，就立刻起身祈禱。

有些囚犯，被知縣濫判瘦死，不准親友送飯。劉神父大動惻隱之心，每天必命我把瑪爾大給他的飯菜，分出一半，送給他們。有一天，獄卒看見我這樣做法，就立刻責備我，而且恐嚇我，說若這事被知縣發覺，連他們都該被責。但劉神父卻鼓勵我說：「你不要怕，獄卒雖然不願，我們却不能就此停止這愛德的工作。眼見人家活活餓死，而不予以救濟，我們問心何忍？」

每天必按一定時刻，叫我和他一同唸玫瑰經。後來見許多犯人棄邪歸正，習熟了經言要理，就領他們深入監獄內室，到一間黑暗而僻靜的房間裏，大家同心同聲的，公唸早晚課及玫瑰經。這個人間地獄，到了此時，竟變成了一座祈禱的聖所。

初入監時，沒有被褥，以後教友給他送了進來，他就慈悲爲懷，叫一些無被褥的犯人，和他同睡。有一次，我看見那些人身上太髒，勸不要和他們共被。他却慨然的說：「讓他們和我同睡吧！不然他們都要凍死呢！」

在那些預備領洗的犯人中，有兩個，因爲強劫人家的錢財，已判處死刑。他倆聽了神父的講勸，都動心回頭，決意領洗。豈知他們兩次請求，兩次都被神父婉詞拒棄。要他們耐心等待一些時日，直到行刑的前數刻，他們又作第三次的請求，劉神父這才答應了，於是先勸告了他們一番，又講解了幾端道理，問明白了他們的真意，才叫我端水來，喜喜歡歡的給他們付了聖洗。洗禮一完，行刑的命令就到了，刑役走進監來，帶他們出去，我看見他們臨走的時候，滿臉喜色，毫無畏懼。我相信他們一定升了天堂。不但這兩個強盜，還有其他許多犯人，也同樣因着劉神父的講勸，動心回頭，準備領洗入教。」以上都是郭多明的話！

二 教友設法營救

劉神父囚在監牢裏，雖然肉體上覺得苦不堪言，精神上却能師法吾主耶穌，樂意忍受，度着克苦的聖善生活，同時還能不斷的做着傳教救人的工作。因此心中十分滿意，還說自己除非致命，或是天主別有安排，從此再也不願出監了。

當時福安教友，眼見自己的神牧，無辜受罪受刑，心中着實不忍，千方百計，務必把他救出監來。他們就召集了會議，商討拯救辦法，使神父重得自由。他們會議的結果，是派教友中的首事和紳士，到縣衙門去，聯名請願，要求早日釋放神父，並且恢復傳教自由。他們陳述的理由是：天主教真實神聖，傳教士能自由傳教，是曾經皇帝批准的。不但全國各地可以宣傳無阻，就住北京，亦復如是。知縣怎能無緣無故，違抗皇帝聖旨，妄自阻礙信教自由，濫捕傳教神父？但是他們這種毫無搭雜的請求，並不能發生效力。原來知縣蓄意將神父早早處死，只因此事不能魯莽。當下看見教友設法營救，心想這倒是個發財機會，何不藉此敲詐一批金錢，再作辦法。因此就裝腔作調，半不理睬的拒棄了他們的請求。衆人看到這裏

，知道非用金錢賄賂，知縣是萬不肯輕易釋放的。

當時教友爲恢復劉神父的自由，毫不吝惜金錢，但是他們不敢獨斷獨行，就到監內商討劉神父的意見。劉神父聽到他們的建議，就竭力反對說：「你們無論如何，不能用金錢來恢復我的自由，凡事都是天主安排的，我們不能非分阻當天主的聖意。天主若願意我得自由，他自有穩妥的措置，用不着你們設法；若是他不願意，任憑你們如何努力，也是徒費心機。何況我在監內，還能勸人入教，救人脫離魔鬼之手，這不是和在外面一樣的麼？若是你們願意，最好用錢把我的祭品聖物，全部贖回來，免被他們褻瀆。若把這事辦好，爲我就足夠了。」

那時福安縣的學官也是一位教友，不過他對於劉神父被捕的消息，還是蒙在鼓裏。那天教友拜見了劉神父，問過主意以後，知道不好用錢賄賂，就來請他設法。於是他才知道這一回事，心裏又難過，又着急，立刻允許將盡其所能，救出神父。第二天，他趕到衙門，拜謁知縣，談話之間，請求知縣將劉神父釋放，並述說了許多理由。知縣聽了，料是教友用錢，托他前來求情，自己却坐失良機，半個銅幣也撈不着，不覺眉頭一皺，就冷言冷語，拒之千里外，學官看見請求無效，只好與辭而出，另設辦法。

學官走出後，知縣越加煩惱，同時仇教之心，也越難遏，就拿劉神父來出氣，毒狠狠的把他難爲了一番。接着嚴令獄官，拷他的手足，日夜不脫。最後把他關在暗室，不准絲毫自由，慘刑虐待。但是劉神父仍舊不怨不尤，一心順聽主命，寫信給施會長，說自己已經完全伏于天主教上智之下，聽他安排。

學官回到家中，就立刻寫好呈詞，懇請福甯知府，審察此案，及早釋放無辜，呈詞大意是說：「查天主教教義真實，教規聖善，傳教士亦是大德不凡之士，爲人民所欽敬。今知縣不察究竟，偏聽謗語流言，竟將傳教士劉神父，妄加拘禁，濫施毒刑，實屬無理之至。懇請府大人，從速察明真情，拯救無辜，不勝感禱之至！福甯學官謹呈。」這呈文雖係遣人專送，竟是石沉大海。毫無回音。

一六四七年，卽順治三年，隆武帝殉難以後，桂王由榔，卽位肇慶，號稱永曆皇帝，遂成偏安割據之勢。十餘年間，不停的與清兵抗衡。同時魯王以海，據兵浙閩，自台州入海後，卽與部將張名振走南澳，會聚浙中遺臣，數遣兵下建甯、邵武、興化、福甯、三府一州，及漳浦、海澄、連江、長樂等廿餘縣，軍勢頗盛。當福安學官遣人呈請知府之日，正是魯

王遣將劉中藻攻打福甯的時候。這時他的軍隊，已把福甯圍困得水洩不通，所以學官的呈文，就無法投遞。凡此一切，我們都可說是于上主特別巧妙的措置。他願意把中國首先致命的花冠，加在劉神父頭上。使我們中華教友，在天上有大能的轉求者，因此使人間的一切營救，終歸無效！

三 再度鞭答

知縣見教友不肯用金錢來賄賂，越加懷恨不止，屢次拿劉神父來洩忿，派人到監內去百般難爲。有一次，他親自進監獄，叫獄卒把劉神父帶來，跪在跟前，問說：「你如今還遵守天主的誠命麼？」神父答應說：天主的誠命，不是爲我個人的，也不是單爲教友的，而是普世人民所當遵守的。就是知縣，也有遵守的責任！」知縣又問說：「你受過了杖責，又受盡了酷刑，難道不惱恨我，不畏懼我麼？」神父答應說：「我不怕你，更不會惱恨你，只是覺得你可憐！」知縣就說：「你既不惱恨我，我就再杖責你一頓，看你如何！」說完，就命左右取過大杖來，在他的臀部上，重重打了二十大板。這樣一來，舊痛上添上新痛，舊瘡上加

上新瘡，使劉神父傷痛至極，三日不能起坐行走。但是他仍舊忍痛不言，半點苦楚的表示也沒有。那昏官還不心足，又命他跪在跟前，問他說：「你受了如此慘刑，還敢遵守天主誠命麼？」神父毫不氣餒的答說：「不錯！」昏官看見神父這種堅毅不屈的態度，也不禁暗暗稱奇。不過他相信是邪法所致，所以就命人搜查監室，看有沒有他使用的邪術工具。末了又實問獄官說：「本知縣已禁止人給他送飯，你好大狗膽，竟敢順從人情，抗逆命令，讓人偷送飯食？」獄官無言應對，他就指着他說：「下次好生仔細！如果再有人來偷送飯食，就該前來報告，聽候處罰！若再順情逆命，一經查出，本知縣實把你嚴刑重責，決不輕饒！」說完這話，就悻悻而出。

四 天主的嚴罰

我們翻開聖教歷史，和致命聖人的傳記，就可看到那些固執爲惡的罪人，尤其是攻擊聖教會的惡仇，大多不能壽終正寢。天主給惡人留下的最後嚴罰，固然是身後的地獄，但有時見惡人怙惡不悛，或爲儆戒傍人起見，現在就加以顯罰，使人不敢效尤，難爲聖教！

這個福安知縣聽了真福許多的良言苦勸，看了他忍苦的善表，而且經過許人的請求及解釋。仍然頑梗不化，昧心背理，定要處死無辜而後快，因此天主的顯罰，不久就加在他身上。當時真福劉神父得了天主的默啓，知道這嚴罰的來臨，所以屢次和郭多明談及知縣的末路，說他在自己致命前，就要死於非命。但郭多明卻不相信，說他是個知縣，在此有權有勢，誰敢動他一毛一髮？劉神父却答應說：「只要天主願意，他自有巧妙不測的措置。而且誰也不能逃！」事情如真福所說的，全應驗了。就在這年——一六四七年，即順治四年。——冬天，劉中藻攻破福甯以後，隨即揮兵西來，把福安縣城重重圍困，晝夜攻打不停。這時知縣愁腸百結，心焦萬分。每日親自指揮作戰，日夜不得安甯。有一天，他帶了親信兵弁，登城巡察。正在瞭望敵營的時候，忽然一顆炮彈，對直飛來，正中他的頭部，立刻倒在地，一命嗚呼！

第十一章 致命升天

一 士紳的再度誣告

知縣既死，原先捕獲劉神父的營官，也調往他處，所以福安城內的大小政事，以及指揮戰事的責任，都全部落在新到的營官李公高身上。他對於劉神父的案情，既然全不知曉，對於宗教問題，更是茫無認識。因此在這事上，不免要受士紳的嗾使與操縱，利用他作傀儡，來宣洩他們仇教的恨心。事情的經過是這樣：

一六四七年，即順治四年的冬季，福安縣城即被劉中藻的大軍所圍。那時外無援兵，內乏實力，因此李公高就天天帶領兵勇，出城交戰，希圖突破重圍，擊敗敵軍。然而，這次戰事，並非那樣容易解決。原來此時劉中藻的實力，非常雄厚，直到次年春，大軍依然未退。當下營官苦思焦慮，無法可施。到了正月十五，他照例帶領兵弁，出城交鋒，雙方接觸未久，就被他捉到一個俘虜。於是立刻停戰回城，將俘虜嚴利拷問，逼他吐露軍情。那個兵卒畏

難當，就將本營實情，詳細敘述了一遍，還說福安城內，有許多文人紳士，暗和劉軍勾結，企圖裏應外合。接着，就數出這些人的姓名居址，其中有我們上文所述，那位姓繆貞女的父親繆若亞敬，及其他許多教友，他們都是不甘外侮，盡忠明室的志士。當時營官一聽大怒，立刻下令，將這些人捉來，判處死刑。

那些外教紳士，只要有機可乘，就會陷害教民，誣告神父。這時就控告說：「這些流氓地痞，今日通敵叛國，出賣城池，實由於平日爲非作歹所致。他們大都信奉天主洋教，此教是從泰西傳來，教義荒謬怪僻，信徒不拜菩薩，不敬父母，不遵國法，不守禮儀。其首領就是姓劉的洋教士。此人罪不容誅，前任知縣欲破此案，曾經出示，懸賞緝拿，只因他耳目衆多，常被免脫。他多年來往頂頭、雙洋、福安、穆洋等地，專事宣傳邪道，煽惑良民，外裝守貞不娶，其實拐騙婦女，放蕩無恥，曾和城外某寡婦通奸，並且有了私生兒子。但是天網難逃，兩月以前，就在這寡婦家中，被前任營官捉獲，交給知縣嚴辦。因他作惡多端，法堂上，曾經數度嚴刑拷問，至今囚禁在監，只待皇上聖旨到來，就當斬首西門。營官大人如欲斬草除根，將此等流痞頑民，澈底肅清，該先把爲首的劉教士斬首示衆。」營官因着內外來

攻，中心煩慮，聽了這似是而非的誣告，也不再加思索，立刻信以爲真，就命刑役入監，提神父出來聽審。

二 判決

這時正當下午，神父照常帶着郭多明，和其他歸化的犯人，在後監靜室，公唸玫瑰經。當他們唸到痛苦第三端時，神父忽然兩眼合閉，神魂超拔，臉色轉白，如同昏睡一般。衆人見了，不勝驚奇，不知是何緣故。因爲往常唸經時，神父常是精神百倍，愛火炎炎，從沒有這種現象。原來神父就在這出神的一刹那，得蒙天主默啓，知道死期已到，一生渴望的致命花冠，快要加在頭上。待他轉醒過來，就喜容滿臉的對衆人說：「一切快完了！我要死了！再不回來了！」剛剛說完，刑役走了進來，要提他出監聽判。神父一見大喜，立刻進到監獄的另一間暗室內，跪在地下，感謝天主，賞賜致命的大恩典。接着就唸了一遍經，求天主賞他剛毅勇敢，戰勝最後難關。於是走到室外，先把自己的被褥送給獄卒，用以感謝兩月來，善待自己的恩情；又將日課經本，交給郭多明，請他後來送還施會長。隨又舉手降福那些新

奉教的犯人，勸他們恆心向善，以後常做熱心的教友。最後又和衆人辭別。神父在監內兩月的工夫，常是和藹可親，待人良善，對窮人尤其慈悲，多行愛德工作，所以人人愛戴。現在就要訣別，衆人都覺依依不捨；有的見他出去受刑受苦，竟然痛哭起來。但是神父卻笑容滿臉，隨着刑役出監，到了法堂，就跪在階前。李公高立刻高聲宣讀判詞說：「查該犯爲本城奸細首領，而且多年宣傳邪道，褻瀆神明，藐視國家法律，擾亂社會安甯。今又煽惑良民，反抗朝廷，私通寇敵，企圖覆陷縣城，此罪大惡極之囚犯，着卽驗明正身，斬首示衆！」神父靜聽無言，只收斂內心，仰合上主聖意，並懇切求主賞賜自己，能恆心到死，獻作犧牲。營官讀完判詞，刑役就走上前來，要脫去他的通身衣服，神父不待他們強迫，就親自動手，一件一件的脫下。及脫到內衣時，不覺遲疑了片刻，就跪在地上，唸了一遍短經，然後站立起來，連內衣也脫了下來，這樣如同吾主耶穌一般，赤身露體的領受死刑。神父脫完衣服，刑役還要脫去他的襪子，但是襪子太緊，不易脫去。這襪子原是神父在監時，親自七縫八補，湊合成的。當下爲了免費時間，才讓它留在腳上。於是把他押出衙門，前往法場。這也就是天主上智巧妙的安排，若非這雙破襪，後來施會長及教友，怎能在無數屍體中，辨出真福的聖屍，替它妥爲收斂，恭敬保存呢？

三 榮登天國

和神父同受死刑的，還有一個外教囚犯。他們兩人，一個在前，一個在後，都是赤身露體的，押赴法場。原來當年的縣衙門，是建立在一個小山上，法場就是縣前的山坡。據許多目睹的證人說，當時外教的囚犯走前，神父居中，刑役拿着大刀殿後。神父下坡時，頭向下垂，臉帶喜色，兩手在胸前交成十字。出衙門後不久，神父就跪下，等待行刑，但刑役卻令他站起，再走數步，當他不提防的時候，猛然提起大刀，向神父頸上一砍，神父的頭就登時落下，沿着斜坡，滾下山去。他的無辜義血，立時四處飛濺，洒滿地上，播下了日後教友的種子。他的軀體，也隨即倒地，他的靈魂，則由天神們簇擁着，一直飛向天庭，領受得勝的花冠。這正是一六四八年，即順治五年一月十五日的黃昏！

第十二章 遺骸

一 褻瀆

真福既死，外教人尙未滿足，還要嗾使兵丁，玩弄踐踏他的屍體；又把他的首級，懸在城門上，兩日之久，藉以消洩心中的憤恨，以後才得意洋洋的轉回家去。

教友從那天起，就把真福當作致命聖人看待，不願他遺體受人褻瀆作踐，但因仇教風波浩大，無法收斂，只得任真福的屍體，暴露兩日之久。到了第三天，張若望——伴同真福來福安付油的青年，才出錢僱請一個外教人，把他暫時掩埋，一俟教難平息，再來收斂。那人答應，就在山脚，挖了一個大洞，把真福的首級，從斜坡上滾下，再提起他的雙腳，拖往洞邊。剛剛拖到半山，被守城的兵勇瞧見，立刻大聲呼叱，禁止他收斂。隨又跑下城來，搶奪真福的屍體。那人不敢違抗，只好把屍體交付他們，自己則把真福的首級，妥爲掩埋了事。兵勇既得了真福的遺體，拖上城牆，把它丟在城外的一個大坑內，那裏雜扔着許多犯人的屍體。

二 收斂

真福劉神父致命時，福安縣城尚在包圍中，所以真福致命之經過，除了福安城內的教友外，他處教友，一點也不知訊。施會長及頂頭的教友，還以為真福尚在監內，所以天天不停的爲他唸經祈禱，行九日敬禮，求主賜他早得釋放。兩個月後，劉中藻的軍隊，攻克福安縣城，劉神父致命的消息，才傳了出來。

城破的那天，張若望就動身趕到頂頭，將劉神父致命的前後經過，詳詳細細的報告了施會長，及一總的教友。衆人聽到了這個消息，不禁黯然神傷。回想劉神父的良善忍耐，尤其是對教友那番的愛情和眷顧，便都同聲哀嘆！那些貞女聽見真福已死，再也不能回來，更是如喪考妣，不覺放聲大哭起來。

次日一早，施會長即率領了教中首事，趕來福安，會同福安教友，和一位中國官員，前往城外大坑，尋找真福的聖屍。衆人都是必恭必敬，如同瞻雲就日似的，跪在坑旁。開坑看時，看見許多屍體，亂七八糟的堆着，全都潰爛腐臭。只有一具屍體，腳上套着破襪，仍舊

完好如生，只有腹部微腐而已。施會長立時認出，是真福的無疑。衆人一見，又驚又喜，連忙取了出來，用清水洗滌乾淨，然後裹以上等白綢，安放在棺槨裏。那時有許多外教人民，聽說真福的屍體，沒有腐爛，都圍着觀看，他們驚奇萬分，立時就往各處傳揚。

衆人恭恭敬敬，把真福的遺體，安放入柩後，就立刻排成隊伍，前護後擁的抬着回城。那時還是兵荒馬亂的年頭，無法連回馬尼刺會院；但是又怕失去這個寶藏，所以衆人商議之後，就決定暫寄在一個外教人家裏。那人雖未奉教，爲人却很正直，和教友也常有交往，因此對聖教道理，也有相當認識，教友對他，都很信任；他家地僻，把棺槨存在他家裏，是當時最穩妥不過的。

遺體收斂完畢，衆人又翻開山脚的墓穴，看見真福首級，皮膚鬚髮，容貌肌肉，色色俱全，絲毫沒有腐敗。當下就恭恭敬敬的取了出來，洗擦乾淨，放在一個體面的盒子內，由施會長親自保存，俟有機會時，送到馬尼刺會院去。

三 最後遭遇

真福的首級，不久就送到馬尼刺；接着又送回西班牙的華拉達里城。城內的居民，以萬分的虔誠，接受了這寶貴的禮物，安置在真福初學的保祿會院中。一八三五年，院內會士，因事被逐，會院也被沒收，真福的首級，就暫存在本城宣道士會女修院裏。到一八九四年，宣道會士重回保祿會院，才又把它接了回來。等到列入真福品後，他的首級，就供在祭台上，受人朝拜敬禮，直到今天。

當真福的首級送回西班牙時，他的下唇，仍舊保存在馬尼刺的聖多明大堂內，和本省（玫瑰省）諸致命聖人的遺骸，放在一起。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事爆發後，馬尼刺曾遭日機數度猛烈轟炸。十二月十七日，聖多明大堂也中彈起火，聖堂全部被毀；諸聖人的遺骸，及數百年來積蓄的各樣寶藏珍品，也都化爲灰燼。

真福的遺體，最初存在那外教人家中，不久因着時局的變遷，又搬移他處。自後今天東，明天西，到處搬運。那時同會會士，爲着遷移方便起見，把真福的遺骸，安放在盒子內。

一七四八年，真福自主教及四位真福，在福安被捕，真福劉神父的遺骨，也同時落在仇人手中。巡撫周學健，看見教友如此恭敬這些遺骸，以爲裏面藏有邪法巫術，就命人把它帶到城外，在一個人不知，鬼不曉的地方，暗暗埋去，真福的遺骨，從此喪失，直到現在，也無法尋着。

第十三章 榮光

一 靈跡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真福在生時，天主就屢次賞過他格外的神恩，如預知未來，洞燭人靈狀態等。致命升天後，天主聖寵的雨露，因着他的轉求，不斷的降到世人身上。一九四三年，在西班牙亞味拉城——聖女德肋撒的家鄉，曾舉行極盛大的三日慶典，敬禮真神劉神父。這時真福的首級，也特地從華拉達里城迎了過來，受人瞻仰。參與盛典的信友，肩摩踵接，宣道士會士的聖堂內，萬頭攢動。事後許多信友，互相訴說這三日內，自己獲得的特殊恩寵，都異口同聲的歸功于真福劉神父在天的轉求。

天主爲光榮他的忠僕，曾屢次顯靈跡，叫人在急難時，投奔祈求他。現在我們只把進行列真福品時，經過考察證明的靈跡，寫在下面：

第一是他的遺體不朽不毀：前面已經說過，真福致命後，遺體丟在坑內，兩月之久，

沒有收斂。後來開坑收斂時，除了腹部開始有點腐爛外，其餘各部器官和肌肉，還絲毫沒有腐朽，至於同坑的其他屍首，都不外兩種現象：或被野獸吞食，或已完全腐化，只留下殘骸而已。

真福的肉身固然完好如初，就是和它接觸的屍體，也都保存無損。據當時開坑收斂的人說，真福死後不久，就有一個青年教友，也被處死，屍首同樣的丟在這坑內。丟下時，他的一隻手臂，不知怎樣竟橫置在真福的胸部。兩個月後，他的屍首都已全部朽壞，只有這隻手臂，依然保存如昔。

真福的遺體收斂以後，原是寄存在那外教人家裏。可是過不多久，這家就發生火災，他的房子以及屋內的器皿什物，都焚化一空；只有真福的棺柩，雖在烈火之中，仍絲毫無損，這不能說不是奇事。

第二是賜人超性神恩：在菲列濱，有位同會的會士瑪定黎亞，多年來，肉情猛烈，無法遏止。雖用盡各種辦法，邪情仍有增無減。這樣使他日夜煩惱，坐臥不安。當真福致命的消息，傳到馬尼刺時，他就陡然心動，覺得最後辦法，只有把自己托給真福。於是熱心心的

求他拯救自己，出此肉情難關。求後不久，就覺得多年退不去的誘惑，竟已烟消霧散，無影無蹤了。

第三是瘰癧病痛：那時馬尼刺總主教區的代收若望斐迪南博士，多年患着膀胱炎，小便阻滯，疼痛異常，全馬尼刺的名醫都診治過，結果徒然。有一天，兩位宣道士會的神父，爲着進行真福的列品事，向他陳述真福的生平事跡，以及致命的前後經過。他一聽傾心，等到兩神父出門後，他就跪倒在地，至誠至懇的將自己托給真福，求他醫治自己的病苦。說也稀奇，晚上睡覺時，他在夢中，覺着自己的疾病，已經霍然脫體；醒來以後，果然小便暢通，疼痛全消。這樣過不多久，他的多年宿疾，竟是不藥而愈。

二 信友崇敬

真福致命後，福安教區的教友，都異口同聲的稱他是聖人，用熱心的祈求，摯誠的敬禮，來奉他作主保。一面又小心翼翼的保存他的骨骸，當作聖髑。直到一七四七年，真福的骨

骸，在教難中喪失後，這種私敬禮，才漸漸消滅。

真福致命的消息，傳到馬尼刺時，省會長曾請得總主教的特許，舉行一個莊嚴隆重的謝恩典禮。那天聖多明大堂的鐘聲，悠揚遠播，各修會的修士修女，及全城信友，齊來參禮，同唱「吾儕讚誦天主」經。同時西班牙，及其他地方，刊行真福的畫像時，就在他的頭上，繪上光圈，把他當作聖人看待。

三 備案列品

真福致命兩年後，在馬尼刺便提出列真福品議案，組織了教會法庭，名曰「本牧審查委員會」，在三個地方，分別調查真福的一生事跡、言行、聖德和靈跡。第一個地方，就是福甯教區。證明人有會長施神父，真福的傳教同伴，後來晉陞南京主教的羅公文藻，以及許多目睹親聞真福言行的信友。第二是菲列濱加哥亞省的紐哥非亞教區，專事查考真福在此省的十年傳教事跡。第三處是西班牙，包括真福的出生地，以及求學入會的地方，調查他早年

年的生活狀況。三處調查完畢，寫成報告書，呈送傳信部，轉呈教宗審核。

在進行列品運動時，最出力的還有西班牙國王斐利伯第四。他曾親自致書教宗，請求聖座以不能錯誤的特權，早早把劉神父列入真福品，並說這事不僅是非列濱教友的安慰與喜樂，且能增加中國新教友的熱心與信德。此外，還有許多請願書，都一齊送到羅馬教廷。教宗格來孟第十查閱了各地的報告書和請願書，心裏非常喜悅，就於一六七五年九月七日，命馬尼刺總主教組織「宗座審查委員會」，在非列濱及福甯教區，積極進行列品事宜。可惜不久，馬尼刺總主教區發生大混亂，總主教備受攻擊；列品的審查，也無法進行。及至事定，目睹親聞的見證人，死亡殆盡，要進行調查，難免增多許多麻煩。

四 榮登真福品級

十九世紀的最末數年，教宗良第十三，命馬尼刺總主教，重新整理劉神父列品案件。一九〇一年，又命組織「宗座會審查委員會」，並委任一位樞機，主持其事。不久，教宗比約第十，頒下詔諭，欽准劉神父連同其他三十四位中國和安南的致命者，一同列入真福品。教

宗在詔諭中，特別讚揚真福劉神父，並加給他「中華首先致命者」的特別榮銜。就在一九〇九年，五月二日，在羅馬聖伯鐸宗殿，舉行莊嚴隆重的列品大禮。同時西班牙、馬尼刺及福安等地，都熱烈地慶祝這個盛典。

五 進行列聖品運動

劉神父列入真福品後，雖說已經備受光榮，可是還缺少了聖人的花園；同時他的敬禮，也只能在限定的少數地方舉行。若要將此敬禮，擴充到全聖教會去，則非把真福轉列聖品不可。一九二四年，在剛恆毅總主教領導之下，我國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全國公會議。該會會上書羅馬，請求教宗，以真福的彌撒及日課經文，擴展到全中國各地，讓全國教友，都能崇敬自己真福，作他在天的主保聖人。同時賴着真福的轉求，使中國億兆人民，及早歸化。公議會又根據同樣的理由，請求教宗，將真福早列聖品。最近數年，在西班牙給真福劉神父發起了進行列聖品的運動，相信不久，天主一定會把這最後的光榮，加給真福。望全國信友，一致祈求上主，使這事早日實現！

譯名合璧

Palencia	巴倫齊亞
S. Domingo de Guzman	聖多明我古斯曼
Baquerin de Campos	巴古倫
Baltasar Fernandez	巴達山
Ana G. de Capillas	亞納嘉彼來
Valladolid	華拉達里
Convento de S. Pablo	保祿會院
S. Tomas de Aquino	聖多瑪斯
S. Alberto el Grande	聖大亞伯多
Manila	馬尼刺
Sevilla	塞維爾
Mejico	墨西哥
Vera Cruz	委拉克路斯
Acapulco	阿卡浦爾科
Islas Filipinas	菲律賓羣島
Cagayan	加哥亞
Islas Baduyanes	巴佈央羣島
P. Luis del Rosario, O.P	路易神父
Aparri	巴巴蒂
P. Morales (Juan Bautista)	毛拉來神父
S. Catalina de Sena	聖女加大利納色納
Paula	保納
Petronila	柏蒂納

Santa Cecilia	聖女則濟利亞
Congregacion de Religiosas de Santo Domingo de Funing	福甯聖多明我修女會
Nereio	耐奈務斯
Alejandria	亞歷山大
Beato Pedro SANZ	真福白主教
Avila	亞味拉
P. Martin R. de la Cruz	瑪定黎亞
Dr. Juan F. de Ledo	若望斐迪南博士
Nueva Segovia	紐色哥非亞教區
Felipe IV	斐理伯第四
Clemente X	格來孟第十
Leon XIII	良第十三
Pio X	比約第十
Mons. C. Constantini	剛恆毅總主教

24
002232
3